

后现代交锋丛书

Lacan
and
Postfeminism

什么是女人，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只有一种答案：女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实，女人的身体是她不断追求可能性的场所。“成为一个女人”并不意味着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对立，而是在于女性利用其自由的方式。

[英] 伊丽莎白·赖特 / 著

拉康与后女性主义
Lacan and Postfeminism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拉康与后女性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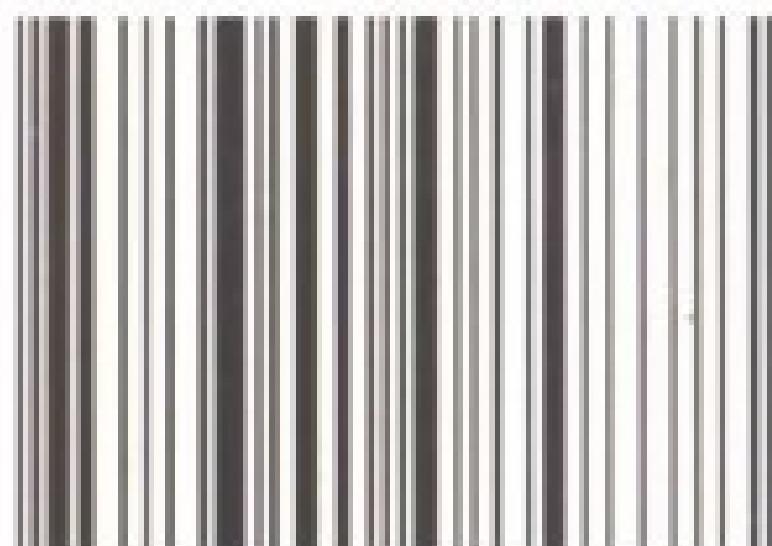
雅克·拉康，世称“法国的弗洛伊德”，后现代心理分析的关键人物，批评界对他的评价颇有分歧，褒贬不一，有的对其大加挞伐，有的则对其推崇备至，称其为弗洛伊德之后最具独创性的心理分析理论家。

“后女性主义”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术语，其意义既可以指大众媒体对传统女性主义争取女性平等的斗争所做的一种回击，也可以指另外一个完全不同意义上的

的女性主义，即，女性主义针对顽固的男权主义以及女性被边缘化这一倾向对自身所做的重新定位。拉康与后女性主义均常被人误解，但除此之外它们二者之间还有什么共通之处呢？

这个问题的中心议题即是“身份”（identity）问题。拉康首当其冲极力反对把性别身份归结为生物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性别身份具有“相互作用”（transaction）的性质，完全不受生物本性的影响。因此关键就要看女性主义如何能够充分利用肯定性（affirmative）身份。在这个问题上拉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不仅为女性确立了一个无懈可击的位置，而且在批评肯定性性别身份的同时，他并没有完全消除或者说解构肯定性性别身份本身。本书作者伊丽莎白·赖特在拉康思想的指引下对此过程作了清晰的阐述。

ISBN 7-301-08487-0



9 787301 084878 >

ISBN 7-301-08487-0/G · 1378

定价：12.80元

后现代交锋丛书

postmodern encounters



拉康与后女性主义

Lacan and Postfeminism

[英] 伊丽莎白·赖特 / 著

王文华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4-29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康与后女性主义/(英)伊丽莎白·赖特著;王文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后现代交锋丛书)

ISBN 7-301-08487-0

I. 拉… II. ①赖… ②王… III. 拉康, M. L. (1901~
1981)—女性主义—研究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5807 号

Lacan and Postfeminism

Text copyright © 2000 Elizabeth Wright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er moral right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书 名: 拉康与后女性主义

著作责任者:[英]伊丽莎白·赖特 著 王文华 译

责任编辑:刘 军

标准书号:ISBN 7-301-08487-0/G·137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zyl@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排 版 者: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70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12.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后现代交锋丛书》文字浅显，领域广泛，知识新颖，话题众多，几乎收罗了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论述，触及到当代世界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这些有趣而新颖的后现代“时期”的话题，丰富和拓展了后现代多元文化论域，具体化了后现代多维理论层面，使读者能够开拓文化视野，深化问题意识，获得阅读广度，进而有可能在全球化问题框架中思考新世纪的中国立场和文化身份问题。

——王岳川（北京大学教授）

后现代主义在倡导“尊重他人，倾听他人”这一点上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果我们在尊重他人上多一点诚意，许多悲剧可以消除；如果我们在倾听他人上多一点耐心，许多空疏的批判和误解可以避免，我们的灵性与思维也可以因此得到滋养。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后现代交锋丛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倾听他人的机会。相信有心人自会惜缘。

——王治河（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后现代交锋丛书》是一套题材和角度罕见的作品。

“后现代”可以说是人文社科界和科学界等领域的时髦用语。不过与学术和科学有关的后现代话题往往意味着学术的前沿领域和古奥的词汇，而这套丛书则大胆尝试将前沿学术与大众生活结合，是对前沿学术与科学的普及化，是可读、时尚、前沿的完美结合。

——刘兵（清华大学教授）

《后现代交锋丛书》篇幅精练，但内容的涵盖面却相当广大，涉及西方近十多年来在知识文化界中所产生的许多重大争论。令人惊讶的是，丛书中有几种将当代科技发展的重大发明，如因特网、移动电话，乃至全球化，与直观上毫无关系的哲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联系了起来，真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这套丛书一定会吸引很多读者，使他们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在饭桌上，或在自己的汽车内，或在就寝前阅读和议论。

总之，欢迎您到后现代世界来！

——金吾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后现代交锋丛书

译审委员会

· 主 任 靳希平 金吾伦 王文华

·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奇智 王文华 王岳川 王治河 丛 中

刘 钢 刘 军 李建会 李醒民 张祥龙

尚 杰 金吾伦 靳希平

· 丛书主持 周雁翎

· 责任编辑 刘 军

· 绘 图 王恩健

后
现
代
交
锋



王岳川序

王岳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西方出现了半个世纪，进入中国已经 20 年了。如今，这一思潮的发展已经从哲学美学和文化领域进入经济法律、日常生活领域，甚至进入了国际政治和科学领域，从而使上世纪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面对这些深层次和表层次问题，需要从根源上弄清问题的实质，厘定不同思想家的后现代精神走向，从而给人一种较为清晰的后现代谱系学脉络。

后现代主义的源起与文化意向

一般而言，学界在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几个关键范畴上存在着理解的偏差，并引发一些无谓的争论。其实“后现代”(postmodern)是一个历史概念，指“二战”以后出现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时代；而与此相关，“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这一社会状态中出现的一种文化哲学思潮；“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则是一个社会理论概念，指后现代社会结构的功能性转型和知识话语转型问题。后现代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时代土壤，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哲学表征，后现代性是后现代转向的话语系谱和结构模式。后现代思潮在世界文化意识



领域掀起了一阵话语转型风，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信仰上，造成了传统与现代话语(discourse)的断裂。而文化美学转型则波及整个艺术和批评领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知识话语紧张。

“后现代主义”这些年在学界热了起来，不管是强烈的批判者，还是积极的支持者，对“是不是有后现代”，“什么是后现代”这类常识问题已经不再感兴趣，而是面对后现代社会，认真思考一些更为深层的问题。如今，后现代与现代性问题、后现代文化和传媒问题、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问题的论争，形成了后现代文化与其他学科类型的复杂关系。人们达成了普遍共识：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后现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它孕育于现代主义母胎(20世纪30年代)中，并在“二战”以后与现代性绝裂，而成为一个对西方现代性加以质疑的文化思潮。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在若干问题上既针锋相对，又具有共同的话语论争平台，因而又被人看成是共属“现代性”问题这一框架中。大致上说，有三种现代性话语：“高度现代性”(表征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对卢梭、马克思所强调的解放、救赎与乌托邦精神的继承)，“低度现代性”(表征为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对尼采、波德莱尔、西美尔、本雅明的颠覆性思维方式的继承，强调揭露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中度现代性”(表征为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以

一种反思性态度和实践性策略对现实加以冷静剔解和分析)。后现代主义正式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前期,其声势夺人并震慑思想界是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这一阶段,欧美学术界引起一场世界性的文化哲学家之间的“后现代文化哲学论战”。到了 90 年代,后现代主义以一种多元边缘的后现代性特征渗入当代文化肌体,成为言人人殊的当代文化症候。进入 21 世纪,后现代主义“原创性”思想家大多谢世,一些“阐释性”后学家成为普世化播撒的主要力量。

宽泛地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汇集了多种文化、哲学、艺术、社会学、传媒学思潮的庞杂问题丛。就文化哲学而言,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构成了当代后现代主义论争的文化景观。但是,这些流派的观点是互相渗杂甚至是互相对立的。如果说,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是广义的后现代思潮的积极推进力量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后现代中一股激进的批判力量。而且,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观点,构成思想家不同的身份认同:积极推进后现代主义的人,往往以做一个后现代哲人为荣,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者,如德里达、利奥塔尔、斯潘诺斯、伊哈布·哈桑、格里芬等;严肃批判、抵制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则以后现代批判者的身份出现在思想论坛,如哈贝马斯、杰姆逊、伊格尔顿等;以学者的身份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客观研究,无意于做一个后现代



主义者,对后现代主义保持清醒的认识的学者,如理查德·罗蒂、佛克马、赛义德等。正是这种“推进”、“批判”、“研究”的合力,构成了起伏跌宕的后现代文化思潮。

后现代主义张扬一种“文化批评”精神,力图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整体性观念,而倡导综合性、无主导性的文化哲学。后现代性的显著标志是:反乌托邦、反历史决定论、反体系性、反本质主义、反意义确定性,倡导多元主义、世俗化、历史偶然性、非体系性、语言游戏、意义不确定性。具体阐释这些思想和语境,是专门研究家的事情。但可以化约化理解: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禀有“后工业社会哲学精神”的新哲学,它意味着不再追求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也不贬斥历史的、变化的、偶然的因素,不再把文化美学看作反映现实的镜子。相反,后现代重视解释学精神,通过对整体性的瓦解走向差异性。文化哲学家不再是那种声称能解决或解释文化领域何以并如何对实在具有一种特殊联系的形而上学者,而是一些能理解各种事物相关方式的专家。

后现代主义者表现出一种叛逆性和价值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指涉出一种存在状态的多元性和文化审美的宽泛性。因此,后现代主义超出了语言艺术的界限,并对各类艺术的界限和艺术与现实的界限加以超越。这样一来,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模糊了,艺术与非艺术的对立、小说与非小说的对立、文学与哲学的对立、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对立统统消解了。后

现代文化美学走向价值空场的“反文化”、“反艺术”、“反美学”倾向,使其自身抵达平面游戏的边缘。

后现代主义文化症候是在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相比较的“差异性”中呈现出来的。就精神模式而言,现实主义注重“理想模式”(典型),现代主义注重“深度模式”(象征),而后现代主义则追求“平面模式”(空无);就价值观而言,现实主义讲求代永恒价值立言的英雄主义,现代主义讲求代自己立言的反英雄(荒诞),而后现代主义则讲求代“本我”立言的非英雄(凡夫俗子);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现实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人的社会性,现代主义强调世界的必然性与人的偶然性相遇中的个体存在状况,后现代主义则强调存在的偶然性(生命与艺术是偶然的)和生命的本然性;就艺术表现而言,现实主义以全人观物,叙事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具有一种求雅的审美趣味,现代主义以个人观物,具有一种雅俗相冲突的审美取向,而后现代则强调纯客观的以“物”观物,讲求无个性、无感情的“极端客观性”,并表征出一种直露坦白的求俗趣味;就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现实主义认为艺术是超功利的审美欣赏,具有一种提升读者的功能(教化大众),现代主义认为艺术是对社会异化压抑的一种反抗,艺术表现为反抗性反弹的痛苦与丑,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艺术是一种商品,是日常生活中解魅化、大众化的消费品。



事实上，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精神模式、价值观念、人与世界的关系、艺术趣味、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一系列的精神降解。这主要是由于在现代化的设计蓝图中，人类理性出现了危机，而后现代主义则以游戏的方式去解构危机中的理性，而最终出现了精神价值体系中的“危机共振”——社会、科学、哲学、美学、艺术、信仰的危机综合爆发症候。对此，不妨通过德里达“解构”策略的后现代意向、拉康的无意识话语理论、哈贝马斯的重振现代性设想、利奥塔尔的后现代叙事话语、鲍德里亚的后现代大众传媒理论等，去看看后现代思想家的意识，以及面对当代问题的人思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深度。

后现代话语与后殖民文化身份

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最终在政治维度上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来源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后学”研究发现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对西方现代性霸权的批判，使“边缘话语”得以获得某种发声的可能性，使西方中心主义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使第三世界同第一世界对话和互动成为可能。

后现代理论为全球化的出场奠定了基础。全球化并不是全球“同质化”，也不是全球“一体化”，而是要让人类将尊重差异作为精神生态的信条，作为“人

类性”的底色,让东西方学会正确理解对方,让东西方变成人类的集合体。或许可以说,传统是一元的,有时甚至有封建专制独断性;现代则成为二元对立的文化——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先进与落后、经验与超验等,将一切看成二元对立的,从而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后现代主义提出多元,使任何东西都只能多元性地加以理解,人们变得更宽容,心态更平和。开放社会扩大了人的内在空间,缩小了外在空间。人的精神自由和尊重这种自由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毫无例外。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不再是纯粹的理论探讨,而是对文化差异尊重的当代实践,已然进入文化、族群、阶级、性别、教育、文艺、政治的诉求中,从而获得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趋向平等式的认同和共识——在文化战略方面日益消除西方中心主义。

多元文化的发展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几千年来,人类多种文化并存互动:中国文化传统、希腊文化传统、希伯来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今天在美国,黑人文化、印第安文化、西裔(Hispanic)文化、亚裔(Asian)文化等少数话语,形成不同于主流白人文化特色的新文化声音,种族间的冲突层出不穷,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等此起彼



伏,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在全球化中出现了多元文化的吁求,表明世界在后现代的洗礼下正在走向新的多样化。

可以说,当今世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整个地球已演化成为一个地球村,经济一体化和热核战争的威胁使整个人类荣辱与共。霍金说人类也许活不过这千年,因为地球环境在恶化,在百年左右海平面将升高而使众多的岛国和沿海城市淹没。因此,人类的未来应该是东西方所共同来思考的未来。现代人在无穷扩张自我,当扩张到极限时就丧失了“自我”。自我的消失使得人们成为“非我”,这在本质上是对生态文化和文化生态美学的违背。因而,在德里达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赛义德提出“东方主义”之后,中国学者所提出的“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从根本上说,意味着“人是目的”,表明“东方”思想在东西方对话中有其不可忽视的特性。

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决非要重新树立后现代大师,相反,应该在发自西方内部的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之后的“后思想”平台上,展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价值重建的工作。即坚持以我为主,东西互动,和而不同,重建中国形象,保持文化生态。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的那种扩张性文化,而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大文化。近些年来,西方学界提出“生态美学”或“生态文化”的新理论,其实吸收了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

中诸多思想精髓,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等思想。这些思想是走出现代中心主义之后的中国思想对西方的一种滋养或者互动。因而,在后现代时期,人类不再可能再造现代性神话,不再可能维护西方中心话语,而只能走出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二元对立状态,立足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东西方语境,重释中国问题并阐释文化输出的思想,从而走向东西方文化整合的新景观——“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需要说明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这套全新的《后现代交锋丛书》,文字浅显,领域广泛,知识新颖,话题众多,几乎收罗了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论述(福柯、德里达、库恩、霍金、拉康、鲍德里亚、麦克卢汉、利奥塔尔等),触及到当代世界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尽管书中有的问题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问题,有的问题理解还存在某些文化盲点,但无论如何,这些有趣而新颖的后现代“时期”的话题,仍然丰富和拓展了后现代多元文化论域,具体化了后现代多维理论层面,使人能开拓文化视野,深化问题意识,获得阅读广度,进而有可能在全球化问题框架中思考新世纪的中国立场和文化身份问题。

是为序。

2004年冬日于北京大学



汉 译 前 言

王治河

(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作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一股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已经遍及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它的声势之浩大,波澜之壮阔,立意之尖新,分析之犀利,触角之多元,内涵之丰富,理论之复杂是当代任何一个思潮所无法比肩的。也正因此之故,任何一个研究后现代的学者无不跃跃欲试,试图把它说清楚。即使不能擒获全豹,至少也要获得一个关于后现代的明晰概念。这些努力都是值得欣赏的。然而如同任何一个美丽的诱惑后面都有一个丑陋的陷阱在等待一样,把后现代主义说清楚的背后所隐藏的危险就是:将后现代主义简单化,进而妖魔化。看一看下面这些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就知我所言非虚。

妖魔化后现代

有学者在国家级哲学刊物上撰文,说后现代主义“视人本主义为大敌”,反对“理性主义”、“理想主义”,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为乐事。其结论是:“后现代主义的实质是学术商业主义。”也有人称今天社会发生的一切丑陋现象为“后现代乱象”。据说后现代世界是一个虚无的世界,没有意义,“凡生于意义者,已死于意义”。还有哲学界老硕学接着鲍德里亚讲:在后现代世界里,理论已经穷尽了自身,世界已经摧毁了自身,剩下的只有碎片,而“玩弄碎片,就是后现代”。



一些人据此对后现代大加讨伐，似乎后现代带给人们的除了“虚无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除了“玩世不恭”，就是“绝望”。更有台湾地区作者将“后现代”与“癌症”连在一起，发明了“后现代癌症”一词。其对后现代之憎恨，之厌恶，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简单化的态度显然无助于对后现代作认真的学术研究，其背后浓郁的“大批判”色彩也令人忧虑。

简单化对于解说一般事物固然存在着某种便利。但对于阐释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异常复杂、深刻的思想运动，简单化则是研究者应该极力抵制的一种诱惑，因为它会将我们引入歧途。建国后发生在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身上的悲剧，足够惨痛，希望不要在后现代主义身上重演。

因此之故，写这篇前言的此刻，我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虽说这十多年来自己一直从事后现代研究，来美读书后研究方向依然是后现代，所师从的又是美国当代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柯布(John B. Cobb, Jr.)和格里芬(David R. Griffin)，但对有些后现代思想家如勒维纳斯和德勒兹的原著所读不多。没读原著，心里便不免发虚。此外，由于浸淫后现代研究这些年，对这些后现代思想大家不免多少有一种感情上的偏爱，我很怕由于一己之好恶影响了读者的判断。因此我更愿意读者把这篇前言看作我一己学习心得之分享，看作一个邀请，邀请读者与我一起深化对后现代思潮的研究，邀请读者贡献出自己的视角。对于后现代思想家来说，一个人能够获得的观察事物的视角越多，他(她)的解释就越丰富、深刻。

后现代的故事还没完

尽管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存在着不少有待克服的理论困难,但我不同意“后现代已经终结”的说法,更不同意把后现代主义当作“死狗”来处理。这方面我比较倾向于这样一个说法:虽然后现代主义不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但公平地说它值得一听,它内涵着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结论是:“后现代的故事还没有完。”^①

后现代的故事没有完不是因为讲故事的人赖着不愿退场,而是因为后现代思想家所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现代性依然很强势,现代世界观或现代思维方式依然占统治地位。作为对现代性的全线抵抗,后现代自然就还有话要说。

如同后现代一样,现代性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界定。按照格里芬的理解,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父权制、机械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都是现代性的重要理论内容。而我更愿意把现代性界定为以二元对立思维为特征的现代思维方式。个体与群体,精神与肉体,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科学与精神,理性与价值,理性与情感的分离与对立,都是现代性的表现。

后现代主义所要超越的,后现代思想家所要抵抗的,就是这种现代性。按照著名生态哲学家盖尔的

^① 参见《国际宗教哲学杂志》Vol.50(2001),p.26。



界定：“后现代主义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与现代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相对立，试图追问现代性的各种假定，在此基础上发展一种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①一般说来，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侧重前者，即侧重“追问现代性的各种假定”，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侧重后者，即侧重“发展一种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可惜的是，或许由于地域所限，这套丛书的编者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鲜有论及，希望后来者在编辑一套新的《后现代交锋丛书》时能弥补这一缺憾。

现代性的典型态度是“霸道”

现代性的典型态度是什么呢？概言之就是“霸道”。求道，闻道，得道都是值得称许的事。唯独这“霸道”，让人难以接受。顾名思义，霸道者之所以霸道，是因为自以为自己是道，也就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也就是说，由于霸占着道，所以霸道。

这种霸道的一个核心表现就是“唯我独尊”，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剥削自然，表现在男女关系上是压迫妇女，表现在理性和感性关系上是蔑视感性，表现在科学与非科学的关系上是科学沙文主义，表现在人我关系上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表现在国家关系上就是霸权主义。

从一种多元宽容的立场出发，后现代向形形色

① Keller, Catherine and Anne Daniell ed. *Process and Difference: Between Cosmological and Poststructuralist Postmodern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32.

色的现代性霸权进行了挑战。

以挑战科学的霸权为例。面对世人数百年来对科学的顶礼膜拜，后现代思想家和科学家向我们证实：“西方科学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方面出了错。”^①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单凭科学与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伽达默尔说：“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寻找养料，特别是从远东寻找养料。”^②

对科学霸权的反思不仅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在做，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也在做。印度出版的《科学、霸权和暴力：现代性的挽歌》一书就谴责后殖民国家对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的过度推崇。作者质问道：“有谁能对邪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跨国公司滥用现代科学不痛心流泪，进而不去审视现代科学的哲学和主流文化呢？难道暴力的根源就不能在科学的本性里找找吗？现代科学是否有某种东西使其成为一项向权力和金钱开放的人类事业？”^③捷克总统哈维尔在题为《现代时期的终结》的演讲中也指出，现代科学由于“不能与现实最固有的本性和人类经验最固有的本性联系在一起”，而正在被后现代科学所超越。读者通过本丛中彼得·科尔斯的《霍金与上帝的心智》、《爱因斯坦和大科学的诞生》和蔡汀·沙达

① 斯普瑞特奈克. 真实之复兴.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24

② 洪汉鼎. 百岁西哲寄望东方. 中华读书报, 2001-07-25

③ 斯普瑞特奈克. 真实之复兴.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75



的《库恩与科学战》可以体认后现代对科学局限性的揭示与超越。正是库恩埋葬了许多科学流行的旧观念,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新概念,如范式、不可通约性、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收敛式思维、发散式思维,等等(见本丛书蔡汀·沙达著《库恩与科学战》)。

不难看出,后现代思想家实际上帮助我们捅破了“科学万能”的气球。他们并非像一些批评家指责的那样,是“科学的谋杀者”。后现代主义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理性,它所反对的是对科学的迷信,是科学沙文主义。这种科学沙文主义把科学看作认识他人和世界的唯一可靠模式,同时否定一切不能实证的人类价值及精神活动。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科学沙文主义倘若存在一天,中医就一天没有出头之日。

如同科技狂欢时代的守夜者,后现代思想家对科学万能的挑战,使我们避免在科学的颂歌中彻底迷失,对此我们应该心存感激。

从一种复杂性思维出发,后现代挑战了现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挑战了现代简单化思维。这套丛书虽然只选取了若干后现代思想家的思想,但其对现代思维的挑战是一目了然的。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不但隐喻着范畴的模糊化,而且也隐喻着各种过去在现代思维模式下鲜明对立两极的模糊(见本丛书乔治·迈尔逊著《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鲍德里亚的“超现实”概念则挑战了我们传统的“现实”概念,以及建立在物质/精神,主体/客体两分思维基础上的镜式反映论(见本丛书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著《鲍德里亚与千禧年》)。尼采的系谱学则有助于克服人类理性主义的“自鸣得意”(complacency),它并非要摧毁

理性,而是旨在提醒我们:笛卡尔以来的现代理性关于自己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假定可能是一个幻觉,因为它忽略了理性在过去的历史形态,在现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未来的脆弱性(见本丛书戴维·罗宾逊著《尼采与后现代主义》)。与此同时,弗洛伊德“使人们注意到表面的确定性和真实性之下的那些不可捉摸的流沙般的东西”(见本丛书菲尔·莫伦著《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维特根斯坦则通过做梦和口误提醒我们,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很神秘的(见本丛书约翰·希顿著《维特根斯坦与心理分析》)。企图一劳永逸地把握某种真理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独断症”。

后现代对他者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与党同伐异、态度霸道的现代思维方式的闭锁相比,后现代主义持一种对他者开放的心态。这里讲的“他者”不仅包括其他人、其他文化、其他民族,而且包括女性与自然。这也就是为什么女性主义运动和生态运动在后现代主义这里找到了理论支持。用柯布博士的话说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使差异拥有了立足之地”。^①

事实上,几乎所有后现代思想家对他者和差异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德里达对“分延”、“不在场”和“踪迹”的强调事实上是对他者的开放。用他自己的话说,“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首先是对他者(the other)

^① John B Cobb, Jr.,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50.



的追求”。^①德里达之所以如此推重他者,是因为在他看来,“对他者的尊重”是“唯一可能的伦理律令”。^②其实,德里达的后现代解构主义之所以要颠覆形形色色的现代霸权和现代占统治地位的二元对立思维,其目的是为差异,为他者,为弱小争取生存的空间。德里达个人的生活经历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这种尊重他者的哲学立场。德里达曾经坦承,童年时代作为一名犹太儿童,在犹太人遭受迫害和种族暴力(包括犹太儿童被驱逐出学校)时所感受到的极端孤立感。^③虽然日后成为后现代大家的德里达强调他童年的经历与他的哲学没有因果关系,但是这段经历对他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他者”在后现代另一个掌旗人罗蒂那里也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罗蒂促请人们提升对不熟悉之人群的关注,以避免将他们边缘化。对维特根斯坦的治疗方法来说差异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见本丛书约翰·希顿著《维特根斯坦与心理分析》)。

不难看出,推重开放构成后现代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开放”,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意味着“不阻塞”,也就是“不设界”。^④它让存在物无碍地“相互依

① Derrida, “Back from Moscow, in the USSR”, in *A Derrida Reader: Between the Blinds*, Peggy Kamuf,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78), pp.95-96

③ Le nouvel observateur, “An Interview with Derrida” in *Derrida and Difference*, ed. David Wood and Robert Bernasconi,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75.

④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and Thought*, trans. A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p.106

靠,相互团结”。这种后现代的开放态度是对现代闭锁心态的否弃。诺斯若波写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一段话清晰地表达了部分先觉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这样一种态度的呼唤:“我们必须使自己的直觉、想象力甚至灵魂向与我们自己的视野、信仰和价值观不同的视野、信仰和价值观开放。我们必须使学术界将世界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从与整体的关系的角度看待区域性问题的。”^①著名过程思想家苏哈克则将“开放”界定为“存在向新价值的取向”。^②

对于向他者开放的后现代转折,柯布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今天,由于欧洲文化优越论不再统治我们,我们更做好准备向其他文化学习。”^③在柯布看来,“后现代思想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包容,是让不同的社群和团体发出声音”。^④事实上,“设身处地”和“换位思考”一直是所有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与多元主义走到了一起。用柯布的话说,“成为后现代的,也就是成为多元论的”。

后现代与虚无主义无缘

后现代思想家在挑战现代性的霸权中或许有激

① F.S.C. Northrop,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6, p.10

② Suchocki, Marjorie. “Openness and Mutuality in Feminism and Process Thought and Feminist Action”. in *Feminism and Process Thought*. Ed. Sheila Greeve Davaney.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81, p.63.

③ John B Cobb, Jr., *Transforming Christianity and the World*, p.31

④ John B Cobb, Jr.,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 p.190.



进、偏颇之处^①，但他们绝对不是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造反派，更不是一群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们始终“怀有乌托邦的梦想”，始终坚持着某种价值，守护着某种理想。在2004年8月《世界日报》发表的生前最后一篇访谈中，德里达强调他的解构主义是站在“肯定生命的一边的”。这使我想起不久前金惠敏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后现代帝国”的扩张》一文中介绍的罗蒂与德里达的对话。按照罗蒂的说法，德里达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者”。这话我相信。尽管德里达一生大多数时光是在形而上的思想王国里翱翔，但他并未将自己囚禁在学术的象牙塔中。“为人类操心”依然是他的宿命。他曾为捍卫法国阿尔及利亚裔移民的权利挺身而出，也曾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进行过顽强的斗争。“9·11”事件后，他也曾写了《9月11日的概念》和《流氓》两篇评论文章。他也十分关心中国的命运。^②他曾大声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也正是这个“很难对一致性感到激动”的德里达与美国著名后现代哲学家罗蒂和欧洲其他五位思想家哈贝马斯、艾柯、瓦提莫、穆希格、萨瓦特一道于

① 我在《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996,1998)中对此有所分析。

②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后现代思想家(不管是解构性的还是建构性的),都对中 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我在《后现代主义与中国》(载于《求是学刊》)一文中对这一现象有专门的讨论。

2003年5月31日发出反战强音《战争之后：欧洲的重生》，制造了“当代欧洲思想界的轰动之举”。众所周知，德里达和哈贝马斯是理论宿敌，两人有长达几十年的恩怨。德里达在解释他和哈贝马斯的不计前嫌的联合行动时说，不管他和哈贝马斯之间在理论上有多大分歧，“现在都是共同发出声音的时候了”。因为他们都担忧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①显然，这样的后现代思想家与反理性主义、反理想主义、反伦理主义无缘。用霍伊的话说，后现代并非“无方向感”，它不仅与“什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无政府主义无缘，而且也与“一切都无意义”(nothing matters)的虚无主义无缘。^②

尽管用一个共同认可的概念来界定后现代很难，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乎所有后现代思想家都有一双饱含忧郁的眼睛，骨子里都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有着浓重的忧患意识。

简单化是后现代研究上的误区，因此而导致的妖魔化不仅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而且不利于吸收养分，实在是误人误己的双输局面。即使以反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为旗帜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也对它的对手采取了极其慎重的分析态度。如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柯布就曾充分肯定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长处，认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人类社会内

① 夏榆·德里达：我很难对一致性感到激动。南方周末，2004-10-21

② David Hoy, *Critical Resistance: From Poststructuralism to Post-Critiqu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4, p.231.



在的假定的解构“有助于揭露和克服给人类带来众多灾难的根深蒂固的‘同化癖’(homophobia)”^①

抵抗“齐一性思维”

看一看现代“同一性思维”，“齐一化”概念，“同质思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猖獗，例如现代非持续的经济模式的横行，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在华夏大地的肆行无忌，掠夺性的全球化的“压路机”，以一元吞并多元，对多元文化、本土文化、边缘文化的疯狂碾压，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后现代的抵抗心存钦佩。德里达对福山所欢呼的自由资本主义大合唱和“全新的世界秩序”的拒斥就是这一抵抗的一部分（见本丛书斯图亚特·西姆著《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

按照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人怀特海的分析，“划一的福音(uniformity of gospel)”是“危险的”。^②后现代提醒我们不向“齐一化”的霸权屈服。这使我们怀想起 2000 多年前的庄子，因为正是庄子“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万物之上，从不人为地强求千篇一律，万人一面。他非常反对这种违背天下的常然，违背万物的性命之情的做法”。^③或许因此之故，庄子的哲学被后现代思想家引为同道。

① Cobb, John. B, Jr. "Responses to Relativism." in *Soundings* (Winter 1990), p.73

②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7, p.206.

③ 樊美筠. 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76

也正是通过对现代“齐一性”思维方式的全面抵抗，后现代思想家捍卫了人类的自由。按照霍伊的分析，抵抗与自由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抵抗的动力来自“争取自由”。^①与“辞职”不同，抵抗并未抛弃可能性，它导向希望，也就是导致向无限的可能性开放。关于为什么要抵抗，朱迪丝·巴特勒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心理学区解释：人们之所以要抵抗，不仅仅因为自己受到了限制，而且因为自己体认到自己成为这些限制的一部分，自己已经与这些限制自由的东西同流合污。

针对资本主义对人的麻醉化、机械化，后现代思想家德勒兹和夸塔里强调与那些要求僵硬的中心性、权威、稳定性的偏执狂和顺从性人格（也就是霸道之人）进行对抗的重要性。因为这种人格不能容忍别人与他的不同之处，而且很容易成为法西斯运动的一分子。在为德勒兹和夸塔里的名著《反俄狄浦斯》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福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在反抗的时候不成为你所憎恨的体制的翻版？如何抗击我们自己身上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就深藏在我们所思所想和日常行为中，它“使我们迷恋权力，对那些支配我们、剥削我们的东西反而充满了欲望”。^②在德里达看来，尽管海德格尔是后现代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但海德格尔身上“仍然存留着形而上学的残余”。或许正是这些残余导致他对纳粹主义的青睐（见本丛书杰夫·科林斯著《海德格尔与纳

^① David Hoy, *Critical Resistance: From Poststructuralism to Post-Critiqu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4, 231.

^② 米歇尔·福柯.反法西斯主义的生活艺术.天涯,2000(1)



粹》),从而铸成千古之恨。所谓“形而上学”在后现代的词典里系指对“同一”的迷恋。

后现代主义是一剂 不可多得的“药石”

抵抗孕育着希望。作为一股健康的力量,后现代主义对于疗救现代病,是一剂不可多得的“药石”。后现代对“齐一性思维”的抵抗,对人的自由的捍卫有助于把我们从“非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免做各式各样的机器和动物,如“生产机器”、“欲望机器”、“经济动物”和“消费动物”。当我们打好行囊准备跟着感觉走的时候,当我们孤注一掷意欲与邻居拼消费的时候,后现代提醒我们三思而后行。

作为一个国家,面对列强的霸权,中国敢于说“不”;作为一个人,面对消费主义的猖獗,面对横流的物欲,你是否敢于说“不”?是否敢于依然坚守浪漫?这是后现代主义向我们提出的另一个挑战。

后现代主义者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浪漫主义者,但他(她)身上显然流淌着浪漫主义的基因,因为它坚信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一味仿效他人在浪漫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是件可笑复可悲之事。这就是为什么浪漫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不仅一直拒绝参加风靡全球的现代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以及进军自然的大合唱,而且大唱反调。他们看重精神生活,主张过一种崇尚自然的简朴生活,懂得欣赏大自然抒情而生动的意蕴。因此他(她)们是天然的生态主义者。他们相信梭

罗在瓦尔登湖畔悟出的真谛：“一个人的富有与其能够做的顺应自然的事情的多少成正比。”^①这，也是一种抵抗，一种高贵的抵抗，因为它需要过人的胆识。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抵抗是否能成功，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尚是个未知数，但它捍卫自由的卓绝努力，它对生命的奇异与丰盈的守望，对浪漫的坚持，是永远令人钦佩的。

展望未来，后现代的一些纯属刻意标新立异的东西注定会随风而逝，然而它的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思考毫无疑问将会化为经典，作为一种“别思”、“别眼”，在未来的岁月里“启发我们去思，去想，去发明，去创造”。^②

后现代主义或许有一万条不足，但在倡导“尊重他人，倾听他人”这一点上它绝对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果我们在尊重他人上多一点诚意，许多悲剧可以消除；如果我们在倾听他人上多一点耐心，许多空疏的批判和误解可以避免，我们的灵性与思维也可以因此得到滋养。这实在是个利人利己的双赢结局。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后现代交锋丛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倾听他人的机会。相信有心人自会惜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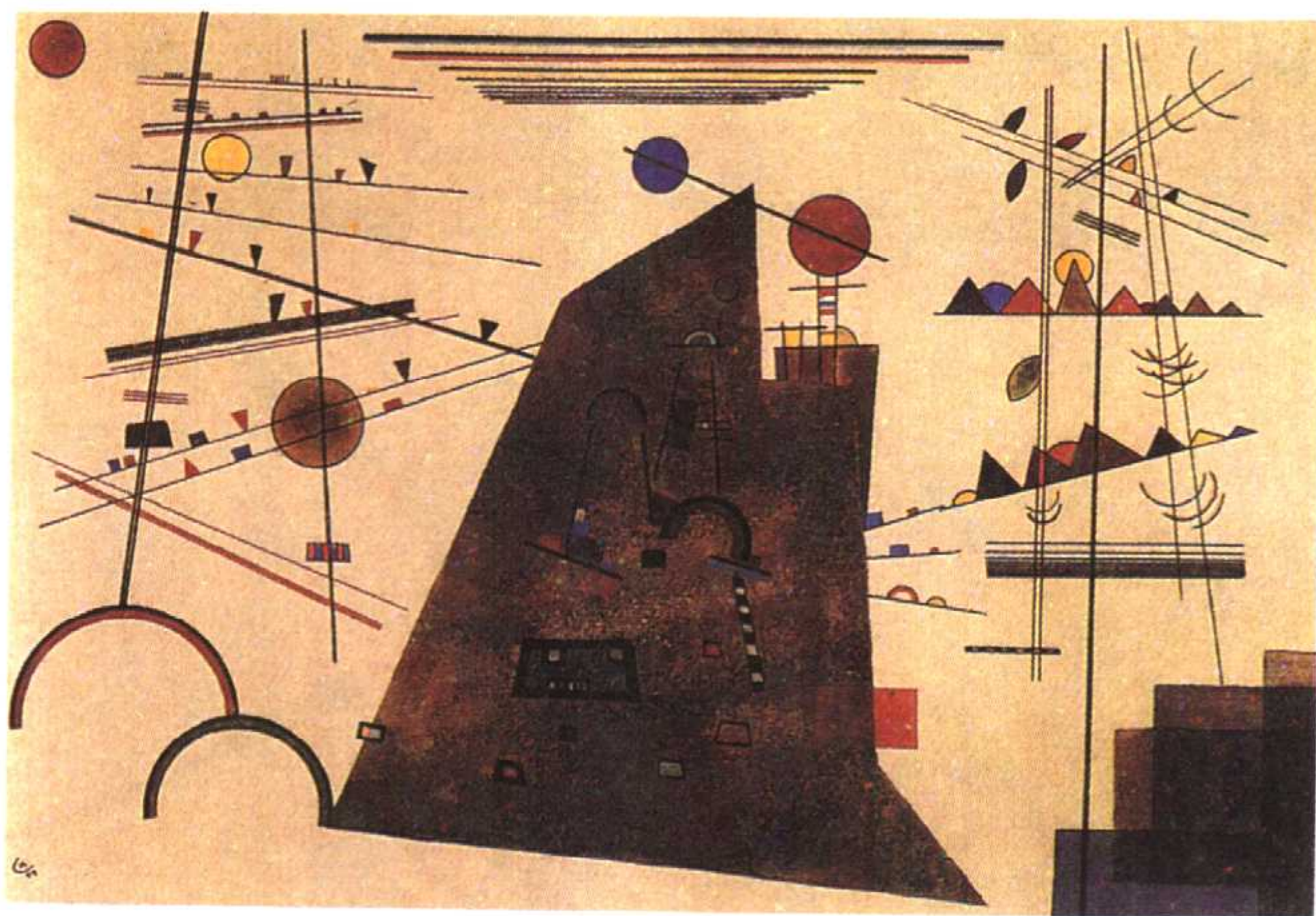
2004年圣诞夜于小城克莱蒙

① 艾伦·杜宁.多少算够.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13

② 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



康定斯基·无题



康定斯基·在轻盈间的重量

目 录

- 王岳川序 / 1
- 汉译前言 / 11
- 导读 走近拉康 / 1
- 引言 后结构主义与后女性主义 / 21
- 政治雷区 / 27
- 为什么采用精神分析? / 37
- 后弗洛伊德战争 / 43
- 性差异 / 49
- 性身份定位:拉康的贡献 / 55
- 拉康关于性身份定位的符号逻辑 / 63
- 性别争执:面具,表演和引用 / 75
- 真实 / 87
- 拉康与后女性主义影视批评 / 93
- “女性并不存在” / 107

- 参考文献 / 113
- 关键术语 / 117
- 其他常见概念及翻译 / 127



我们也可以说，拉康的女性思想是女性主义思想的高峰，但同时也是女性主义——严格地讲应该是女权主义的终结。女性主义向何处去，目前这似乎仍然是一个谜。

导读 走近拉康



雅克·拉康(1901—1981),法国心理分析学家和哲学家,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他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批评界对他的评价则多有歧异。



导读 走近拉康

王文华

(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

一、拉康其人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 法国心理分析学家和哲学家, 结构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1932年获医学学位, 终生在巴黎从事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工作。20世纪30年代, 他把弗洛伊德的理论首先引入法国。1953年, 他开始在巴黎大学定期举办讲座, 达到其事业的顶峰。在其论文和演讲集《文集》(écrits, 1966; 英译本称之为《自我的语言: 语言在心理分析中的作用》[*The Language of the Self: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出版之后, 他一举成为法国文化界名人。1964年, 拉康创立巴黎弗洛伊德学院, 并一直任院长, 直至1980年他自己将其解散为止。他解散这一学院的理由是, 他认为该学院没有严格遵循弗洛伊德的基本原则。

二、拉康思想综述

在思想上，拉康是1970年代法国文化生活的主导人物之一。第一，他对心理分析领域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并因为对弗洛伊德作品的创造性解释而获得了世界声誉。在心理分析实践中，拉康以其非正统、特立独行的治疗手法而闻名。第二，尽管拉康在精神病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其思想最受人青睐的部分主要还是在理论上把精神分析与语言学联系起来。或者说，他在哲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运用海德格尔、黑格尔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来重新阐释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与弗洛伊德鄙视哲学的看法不同，拉康把心理分析运用于哲学思考之中，向世人显示出心理分析作为一种哲学流派所具有的惊人力量。具体地讲，拉康认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最好应该理解为语言（他将其称为“符号”）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第三，拉康还有一点为世人所瞩目的思想，尤其是为女性主义运动者所瞩目的思想，就是他对于女性本质问题的认识。他这方面的认识，一言以蔽之，就是“女性并不



存在”。这正是笔者翻译的这本书集中探讨的内容。下面对拉康的思想作一个大致的综述。

拉康的潜意识概念与一般常识上理解的潜意识完全不同，他认为，凡是中断意识的东西就是潜意识，任何一个身份之中的差异都是潜意识的来源，这个差异主要是指一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差距。因为按照拉康的说法，任何这样的差距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客体，个体的身份认同永远都不会是完美的。弗洛伊德之所以认为潜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就是因为潜意识的这种不完美性。

拉康的潜意识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又分别对应于主体性的三个领域，即现实、符号与想象(Realité, Symbolique, Imaginaire)。拉康的这三个概念跟弗洛伊德的我、本我和超我相对应，但又有所不同。

“想象”这一概念的第一次提出是在他1936年发表的《镜像期对“我”的功能形成的作用》(*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一文中，当时他还在接受心理分析师培训。拉康认为，想象来源于儿童在尚无语言表达能力的镜像时期对自我的初始

认同。在此时期,人类儿童与其他动物的幼崽不同,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于是他就需要一个外在的摹本来统一自己的行为。所以,6个月大的儿童看到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或者在模仿他人的同时也就发现了其自身的形象。儿童在模仿这个想象中的对应体的同时,也赋予了它自我本身永远无法获得的个性的统一性、一贯性和整体性。所以,想象本质上是自恋性的,对自我来说也是一种异化,因此也就包含了一种侵袭(aggressive)的成分。每当主体发现自己是片断性的而不是一个统一性的整体的时候,这种侵袭的成分就会表现出来。在拉康的理论中,自我首先是一个客体,主体通过这个客体发现自我,因为自我只能表现为一种客体,一个他者(other),这自然也就对自我构成一种侵袭。

20世纪50年代,拉康广泛吸收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以及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人类学思想,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一篇原名《罗马对话》(*Rome Discourse*),后以《言语与语言在心理分析中的功能和领域》(*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1966)的标题发表。此文



代表着拉康理论又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符号系统。想象通过身份对象的再现或曰侵袭性破坏提供了一个执著的、具有排他性的身份，而符号则部分地可以满足这两种冲动(impulses)。对于索绪尔来说，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能指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而所指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拉康则认为这种结合恰恰代表了人类再现概念(idea)时所表现出来的分裂状况，这是因为符号只能通过能指的中介才能将所指显现出来。符号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東西，但是符号背后的概念却是我们无法看到的，概念只能通过这个能够代表它，但却不是它本身的东西才能得到显现。我们说一门语言就必然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这种限制，我们仅仅是部分地掌握了这种背后的东西，这个看不见的所指永远都只能是部分地显现给我们。换句话说，所指(意义)是能指对经验连续统一体的影响结果，我们所能感知到的那部分背后的东西其实就是能指碰触到的那部分经验连续统一体。与此相比，索绪尔对经验连续统一体的问题却根本没有提及。可以说，拉康的这种观点为言语在语言结构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而索绪尔在强调语言结构

的同时虽然突出了社会结构,却牺牲了说话的人。

语言是一种再现,它除了再现我们感知到的对象或事物所处的状态之外,同时还再现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分离。拉康把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忧虑重新阐释为对语言的这种限制作用的接受(例如,父亲之名替代父亲),他的这种解释使他避免了弗洛伊德理论与某些文化中的家庭观念之间发生的冲突。

另外,如果说符号(symbolic)对于主体来说代表的是其自身的欠缺或曰差距(gap)、存在的缺失(want-to-be, manque à être)的话,那么,主体希求克服这种欠缺的过程,拉康将之称为欲望(desire)。语言具体地体现了这种不经中介、完整如初地显现概念(idea)是多么的不可能。语言代表的永远是一个以其本身为中介、无法重新再现所指概念,但同时又以此为目标的一个永远持续的过程。因此,欲望就是一个不断摧毁自我这个身份,从一个能指转喻滑向另一个能指转喻,用新的身份取代旧的身份的过程。拉康通过这种转喻的滑行来抵消想象的身份认同或者说侵袭作用,于是心理分析就能够使欲望摆脱想象的



束缚和限制了。对于大多数弗洛伊德学派的人来说，分析的目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巩固自我(ego)。而对于拉康来说，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让主体的欲望克服想象对自我的限制，由此拉康与正统的心理分析学派的差别就可见一斑了。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最强调的是性的作用，尤其是男性性根的作用。同样，在拉康的符号理论中，阳具(phallus)也是最为重要的能指。他认为，阳具能指示一切表象、观念及象征的前提。能指所发挥的功效是无所不在的，能指不仅引出“所指”，更重要的是能指在其运作中，可以潜意识地指其所指，进行自我生产和自我更新，导引出一系列超越主体意识的意外功效。作为能指的阳具，既是象征又是事物本身。作为一种符号结构，它是一个独立的生命运动系统。它可以借助于“转喻”的中介，不断进行自我转换，并在自我转换中，以象征性为中介，同他者、同世界以及同自我发生新的互动关系。由于阳具本身具有产生欲望的无穷能力，它也就成为形成“自我”的最具生产性、最贪婪和最活跃的能动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不再是作为道德和社会规范的权威化身，

而是作为一切象征性活动和阉割情结的最终驱动力。所以,与弗洛伊德相反,拉康认为,不能再像弗洛伊德那样,只是在关于“自恋”的困扰脉络中谈论父亲的阳具角色,而是应该使扮演阳具这个象征性结构的父亲角色,在主体建构中始终占据决定一切的首要地位(*la primauté du symbolique dans la constitution du sujet*)。拉康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以阳具功效取代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恋母情结”。他认为,只有靠阳具,这个象征性的能指才能揭示人的各种各样欲望的终结根源和基础动力。拉康强调:在儿童、母亲和阳具之间所开展的三者相互地位的交换和替代游戏中,阳具作为最虚无的象征物,在儿童、母亲和欲望追求的无限运动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拉康所分析的分裂的主体,这个世界上的女人都是分裂的女性主体,那么,女性主义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一言不发,还是有意见,抑或是没意见?

三、feminism 与拉康

我这里没有把题目里的这个英文单词翻译过来



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词既可以翻译为“女权主义”，也可以翻译为“女性主义”，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个人以为——这个术语可以有不同的翻译。如果总称地说，则可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女性主义”。所以我在译稿中就将其最终确定译为“女性主义”。当然，我之所以这么翻译还有别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读者看了后文即会知晓。

另外，所谓女性主义并不是说女性主义具有统一的哲学信条和政治纲领。可以说，妇女有多少获得解放、争取平等的途径，就有多少女性主义哲学。我们之所以这么称呼它，仅仅是因为他们关注的共同主题都是女性问题而已。

从历史的角度看，尽管女性问题的划界比较复杂，我们无法用严格的年代标志来划分女性主义的发展和演变，^①但从我个人的角度看，feminism仍然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分别是：

① 一般的历史划分方法是，认为第一阶段的女性主义从19世纪中叶到1930年代，第二阶段开始于1970年代。这种区分方法的目的是为了突出这两个阶段之间的40年内没有女性主义政治运动这个显著的特征。但是，这种划分方法也有一定的弊端，因为著名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就是在1949年发表的。我这里作如此划分纯粹是从女性主义思想认识深度的发展来进行的。

1. 女权主义：feminism的第一阶段
2. 女性主义：feminism的第二阶段——女权主义后期
3. 后女性主义：feminism的第三阶段——女权主义的终结

在女性运动思潮早期,运动(这个说法也不是十分合适,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运动)参与者的主要关注焦点是如何改革社会制度,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他们认为,妇女应该拥有教育、工作和民权。可以这样说,这个阶段的女性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争取权力/权利的“女权主义”,我国思想界基本上统一都是这么翻译这个术语的。但是,这种认识其实已经过时了。20世纪后半叶,女性主义者越来越关注各类社会实践,他们希望以此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来确保女性的权利。于是,女性主义者所诉求的东西就不仅是以前表面上的那些权利和权力,而是涉及法学、政治、行政等多个社会和文化领域。比较而言,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主义”都是在从表面上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后来的女性主义则是要从社会的制度上来争取自己的权力。因



此,这时的女性主义已经摆脱了原来控诉和为了一个权力斗争的形式,而能够从更为深厚的层次上来认识和争取自己的权力。这时候的女性主义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正路,所以我以为将这时候的feminism这个术语翻译为“女性主义”似乎更为合适。

但是,与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阶段相对应的还有另外一种女性主义的声音,这种声音显得更深厚,更加触及到了人类、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本质,这就是后女性主义。与第二阶段的女性主义相比,后女性主义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他们更加集中关注思想理论方面的研究,以期对男性和女性的本质问题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他们看来,以前的女性主义均未弄清女性的身份便争权,他们鄙视权利,嘲弄权利,不打算为权利而活。对于这个历史的演变,我们可以这样来加以认识:我们把原来的feminism翻译成“女权主义”,是跟历史事实相符的,因为他们运动的主旨就是为了争权,不争权就无法平等,空说是没有用的。可是,到了后来,运动深入下去,人们开始对女性问题有了一些更加深入的认识,对社会、历史、文化和女性本身的认识也不同了,再加上现代思想的

研究成果,女权意识减弱了,女性意识加强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说,这仍然是为了女权的斗争。当初他们争的是可见的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权利,是向别人——更多的是向社会、向男人争权。而后来他们争的是思想上的权,向人们的思想,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向自己头脑中的男性意识争权,而这种思想上的争权最为激进、最为深刻的认识就是拉康的“女性并不存在”的思想。

拉康论证这一思想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其“阿布列(Apulée)逻辑方程”,它是运用集合论逻辑,论述由四大基本命题所构成的推理群,其标题为“性身份定位格式图”,其法语原文为les formulas de la sexualition。在这个性身份格式图中,首先,被称为“全称肯定判断”的命题“所有的男人都有阳具”,被拉康用符号逻辑改译为“对所有的X来说, Φ 特性适用于X”。其次,被称为“全称否定判断”的命题“无论任何一个女人,都没有阳具”被拉康用符号逻辑改译为“对所有的X来说, Φ 特性都不适用于X”。拉康由此指出,既然作为互补关系,以上两大命题各自用来界定男性身份和女性身份,那么,实际上,两个命题的死结,就在



于：在一个由“差异性”所统治的领域内，根本不可能存在“互补关系”。“互补关系”原文为 *complémentarité*。因此，拉康推出另外一对校正命题，其中一个为“特殊否定判断”的命题 (*proposition particulière négative*)，另一个是“双重否定的特殊判断”命题 (*proposition particulière doublement négative*)。在上述特殊否定判断的命题中，拉康借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一个传说：在最原始的父权社会中，一切男人都被阉割，只有一个人除外，即那位象征性的父亲。拉康用比喻性的寓言，强调必须至少有一位男人 (*homme-in*) 能够承受绝对高潮欲望的满足，以便对其他所有男人实行乱伦禁忌，并使他们永不能达到性高潮欲望满足。

而在上述双重否定的特殊判断命题中，拉康以数理符号逻辑表达出来：“没有一个X可以排除在阳具功效之外。”

由此可见，以上由四个命题构成的逻辑方程，主要论证为，在潜意识中，在男性身份与女性身份之间，存在着极端的非对称性。拉康因此说：对所有的女性而言，不存在性高潮欲望满足的界限。所以，普

遍意义的恶，或者，严格的“女人性质”(la nature féminine)的女性，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说，“女性并不存在”(la femme n'existe pas)，或者“女人是‘一无’”(la femme est pas-toute)。至于女性的性高潮欲望满足(la jouissance féminine)就被拉康界定为“一个补充的性高潮欲望满足”(une jouissance supplémentaire)。正因为两种性身份模式之间不存在“互补性”，所以，拉康得出结论说，“根本不存在性关系”(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参见拉康第20届研讨会记录，1973年2月20日及3月13日)。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女人没有阳具，也就不受阉割焦虑这一男权文化象征的限制；女人没有阴茎，弗洛伊德所谓的“阴茎羡慕”(penisneid)也就毫无来由，因此女性也就完全不应受男性主宰的男权文化(阳具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的束缚和限制。所以说，女性其实本来就是自由的。只是在拉康勾画出此图后女人才得以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说拉康解放了女性。但是，这就好像萨特所谓的“存在就是自由”，女性一旦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完全自由的，她也就必须自己拿主意，自己来塑造自己的女性性



特征,而不是听由男权文化的安排。从今往后,每一位女性的所作所为本身也就决定了女性自己为自己塑造的特征,所以,自由意味着责任。

另一方面,女性并不存在还意味着,不仅女性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并不存在,而且在我们的文化、历史、社会中也并不存在。或者干脆说,我们人类的两大性别之中有一个居然并不存在,女性根本就是一个“无”字。如此理解女性无史,却也十分奇特、有趣。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拉康只不过重复了他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提出的基本观点,即必须强调,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男性的父权功效已大大减弱,而女性方面,则由于其阳具功效的缺乏和脆弱性,更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其地位处于危机之中。

诸位请看,关于性如此复杂的一个问题,居然让拉康如此轻巧地用一个图表就解决了。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拉康的女性思想是女性主义思想的高峰,但同时也是女性主义——严格地讲应该是女权主义的终结。女性主义向何处去,目前这似乎仍然是一个谜。或者也许就像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说,存在先于本质,女性获得解脱、超越和最

终的自由,这本身是最要紧的,如果硬要讨论自由以后的女性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本质,就又陷入了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这一信条的反面。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拉康的这种观点,完全是从男权社会,或者说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当然这是历史现实,我们都不可逃避)和文化的角度看的,或者说,在拉康看来,女性的低下地位完全是由于我们目前的人类文明——包括我们的语言——是男权中心之故。阳具功效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似乎一切都是危机,这其实是男性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危机。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都是以阳具为基准和方向(orientation)的,拉康对男人和女人的分析和认识不就是这样看法的产物吗?也许真正的未来的女性就会在这个危机中诞生。因为所谓人性,不仅是自然(natural)的产物,更是历史(artificial)的产物,女性是如此,性(sexuality)也是如此。换言之,人性、男性女性之性都是文化的产物。所谓后现代就是应该分析现在,预期人类历史会有何不同于过去的演进过程。法国著名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



毋宁说是逐渐形成的。”既然如此,既然女性并不存在,存在的都是男人,那么,也许随着新世纪、新千年的到来,真正的女性也会逐渐出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的时代马上就会到来。女权运动的任务远没有结束,女性摆脱作为男性的纯粹他者的地位的斗争还远未结束,女性的超越远没有到来。按照恩格斯的分析,私有财产制导致了对妇女的奴役,如果是这样的话,女性的真正解放就更是遥遥无期了。

另外,女性的本性到底应该是什么?生物性别(sex)与文化性别(gender)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男权制(patriarchy)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又该当如何认识?女性之性——自然本性之性(nature)和性别定位之性(sexuality)——到底是什么?它们分别应该向何处发展?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本质上说是一个关乎女性主义战略举措的问题：为了达到让妇女们团结起来的目的，女性主义者们没有理睬人们对女性进行普遍性和肯定性描述的批评。他们也没有对“女人”进行批评性分析，而主要依赖的是对“什么叫女人”的回答，或者说如何对“女人”这个概念进行肯定性定义，可是，这种做法其实只会导致一种本质主义的悖论。这里，他们忽略了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即话语的意识形态建构作用。

引言 后结构主义与后女性主义

*I*ntroduc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feminism



“女性并不存在！”拉康用这句多少有些惊世骇俗的警句强调了反对把性别身份归结为生物决定论的观点。

引言 后结构主义 与后女性主义

大多数人在给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m)下定义之前都会非常认真地说,所谓后女性主义的“后”就是过去的意思,其实真正说来,后女性主义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问题在本质上说是一个关乎女性主义战略举措的问题: 为了达到让妇女们团结起来的目的,女性主义者们没有理睬人们对女性进行普遍性和肯定性描述的批评。他们也没有对“女人”进行批评性分析,而主要依赖的是对“什么叫女人”的回答,或者说如何对“女人”这个概念进行肯定性定义,可是,这种做法其实只会导致一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t)的悖论。这里,他们忽略了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一个重要因素,即话语(discourse)

的意识形态建构作用。

后结构主义反对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二元对立的观点^①。索绪尔理论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话语以及对话中发生的事件上,而不是语言本身或者词典给出的解释和定义上。索绪尔引入了符号(sign)的两个基本要素,即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能指是一个单词的声音图像,而所指是指与其对应的概念。索绪尔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同一张纸的两面,这本身暗含着一种对语言进行的相对僵硬死板的定义。既然他把能指,即语言的声音单位,看作是在固定差异性结构中相互关联的东西,他也就不可避免地同样也把能指所代表的思想或曰概念看成是一种固定的东西。这其实是跟他自己的观点不相一致的,因为他在其他地方曾经承认,语言在具体言语的使用中发生变化,但至于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他却没有给予解释。与此相反,拉康突出强调了能指的主导地位,认为所指(意义)是能指游戏对经验连续统一体的影响结

^①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Wade Baskin, eds.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London: Fontana/Collins, 1977), p. 113.



果，可是索绪尔对经验连续统一体的问题却根本没有提及。拉康的这种观点为言语在语言结构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而索绪尔在强调语言结构的同时虽然突出了社会结构却牺牲了说话的人。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此就说这么多。^①没有这种结构理论，后结构主义者的“解构”(deconstruction)及其对文本以及最终对主体的批评，就永远不会成为可能。

^① 如果希望进一步了解拉康采用索绪尔理论的意义，请参看 Dylan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96-8 和 PP.184-188。



人们普遍把我们的社会看作是一个父权制社会,当今的女性主义者们不仅接受这种观点,而且还创造了一个横扫一切的理论,把所有的男性都毫无差别地统统归为一类。“父权制”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父亲占统治或主导地位”,但是,在我们当今的运动中,这个词却被肆意滥用,社会上只要有当今的女性主义者不喜欢的东西,她们就把它冠以“父权制”的帽子。

政治雷区

The Political Minefield



拉康和他喜爱的哈瓦那雪茄

政治雷区

1. 对后女性主义的肯定性解读

后女性主义首先着手考虑的问题是，散乱的 (dispersed)、不稳定的主体这一后现代概念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后女性主义”这个术语本身既为自身的定义带来了积极的意义，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其积极意义是，后女性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它不断发展和改变着自身。但这并不是说，过去的女性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对话——不管这种对话是现代主义式的还是父权主义式的对话——已

经被后女性主义超越了,而是说,后女性主义对此二者都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①比如,席卷美洲、英国和欧洲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波澜壮阔,色彩斑斓,但同时也是矛盾百出,最后因为主张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万恶之源这样的观点而陷入了几近停滞不前的局面。对此,后女性主义提出了激烈的反对和挑战。美洲和英国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因此自然也就含有一种强烈的政治色彩。发生在20世纪早期的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主要是一场争夺选举权的斗争,而发生在60年代的第二浪潮的女性主义运动则是一场争取平等工作权利、摆脱性别控制(sexual control)、家庭控制以及抨击父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美国的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思想家是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凯特·米勒(Kate Millett)和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英国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思想家是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日尔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和夏娃·费格斯(Eva Figes)。这场运动不仅引发了诸多理论性的分析和探讨,而且还对父权主义的态度和做法提出了质疑。但与此同时,该运动由于强

^① Ann Brooks, *Postfeminisms: Feminism, Cultural Theory and Cultural Form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调集体行为,但却忽视阶级差异、肤色差异以及个性差异,所以不久也就不可避免地显露出了内在矛盾之处。这样导致的部分结果是,后女性主义开始参与到了后现代主义对话之中,因为它解构了任何固定的、整体的主体概念。当然它并非有意为之,而且甚至这样的结果会跟它最初的立场正相对立,这实际上也是它自身始料未及的事。

法国的各个女性主义流派——这时候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在进行女性主义斗争的时候普遍持有一个重要思想,即“女性书写”(écriture féminine)思想。在法语中,前一个词écriture的最直接的含意就是“书写”,但是在翻译这个术语的时候仍然会有困难,因为“féminine”一词既可以翻译为“女人的”(female,指性别)也可以翻译为“女性的”(feminine,有文化含义),法语对此二义并无严格区分。所谓女性书写形式就是要倡导用阴性的形式进行书写。20世纪7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者们称,在以阳具为中心的语言环境中,一切以阳性为核心,根本没有形成女性书写习惯的空间。其中最著名的女性书写形式的实行者就是海伦·西库(Hélène Cixous),她认为所有理

论在根本上都是男权主义(phallocratic)理论,所以她对所有理论都加以回避。因此,她跟德里达而不是跟拉康是同盟军。她与露丝·伊利加蕾(Luce Irigaray)都非常强调女性的身体和母性的身体,倡导“从身体书写”,从而在以男权为中心的话语中为女性重新赢得了平等的权利。西库非常突出强调女性书写的这种颠覆作用,她跟另一个重要的后结构主义者、符号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立场非常一致。克里斯蒂娃提出一个前俄狄浦斯(pre-Oedipal)的概念。她认为,人体体内在此时期尚未形成完整的欲望驱动(drive)系统,因此,人体的自然律动有可能阶段性地打断符号对话。克里斯蒂娃称这种律动为“符号学”(semiotic)律动(pulsation)。当然,克里斯蒂娃非常清楚,“符号学”律动是在不断的运动之流中被感知到的,它跟其具体的发生场所到底是男性身体还是女性身体没有关系。实际上,女性主义者在文学和诗歌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男性的先锋(avant-garde)艺术家上,对此,她们也很感不安。这些法国的女性主义者都没有像在英语世界里那样同女性主义运动结盟,尽管她们的斗争目标也具有



其自身的政治力量。另外,虽然她们自己对精神分析采取批判的态度,但她们在观点上跟当时潜意识理论流派比跟英语世界的女性主义运动更为一致。因为她们对复杂的主体性也进行了研究,所以,女性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2. 对后女性主义的消极解读

所谓对后女性主义的消极解读就是在“后”与“女性主义”之间加上一个连字符。这种解读方法认为,女性主义会因为后女性主义而遭受破坏,因为后女性主义就意味着说女性主义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至少这也意味着是在为女性主体的主体性做托辞。

虽然像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凯蒂·罗娃夫(Katie Roiphe)、雷纳·丹菲尔德(Rene Denfeld)和纳塔莎·沃尔特(Natasha Walter)这些所谓的“后女性主义者”都被经常称为是“反女性主义者”(anti-feminist),但她们却实际上是女性主义运动目标转变的先驱:即有些人称为“第三波”的女性主义者。总的说来,她们支持的是

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观而不是集体的、政治的自由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诋毁她们的人常常攻击她们，说她们是保守主义向女性主义反扑的马前卒，其最终企图是减损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①

雷纳·丹菲尔德对老一辈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发起了攻击，她把她们称为“新维多利亚派”(The New Victorians)，这也是她撰写的一部语气强硬的著作的大标题。^②她对“老派女性主义者”的各个不同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她将她们称作是禁欲的(如凯瑟琳·玛克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攻击“两情相悦的性行为”[consensual sex]的概念)、保守的(如安德里亚·德沃金曾经对黄色书刊发起过攻击)、古怪^③的“新时代的”(New Age)(如玛丽·达利曾经强烈呼吁“女神崇拜”)。由于这些富有影响力的人物的作用，

① Sarah Gamble, ed., *The Icon Critical Dictionary of Feminism and Postfeminism* (Cambridge: Icon Books, 1999), pp. 298-299.

② Rene Denfeld, *The New Victorians: A Young Woman's Challenge to the Old Feminist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③ Queer,本义“古怪”，西方用来指同性恋行为。一般翻译为“酷儿”，详情请参见本丛书中《福柯与酷儿理论》一书。——译者



所有这些问题在女性研究课题中占有主导地位,对此,雷纳·丹菲尔德表示了不安。在《新维多利亚派》一书的“反男权运动”(The Antiphallic Campaign)一章中,她既不同意女性主义理论家鼓吹异性性爱关系(heterosexuality)是压迫两性关系的说法,也不同意人们把女同性恋关系看作是最激进的女性主义生活形式而不是跟其他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一样健康合理的生活状况的立场。尤其突出的是,她还特别反对女性主义者们把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归因于全球普遍存在的父权制度的看法:

人们普遍把我们的社会看作是一个父权制社会,当今的女性主义者们不仅接受这种观点,而且还创造了一个横扫一切的理论,把所有的男性都毫无差别地统统归为一类。“父权制”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父亲占统治或主导地位’,但是,在我们当今的运动中,这个词却被肆意滥用,社会上只要有当今的女性主义者不喜欢的东西,她们就把它冠以“父权制”的帽子。^①

^① Rene Denfeld, *The New Victorians: A Young Woman's Challenge to the Old Feminist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p.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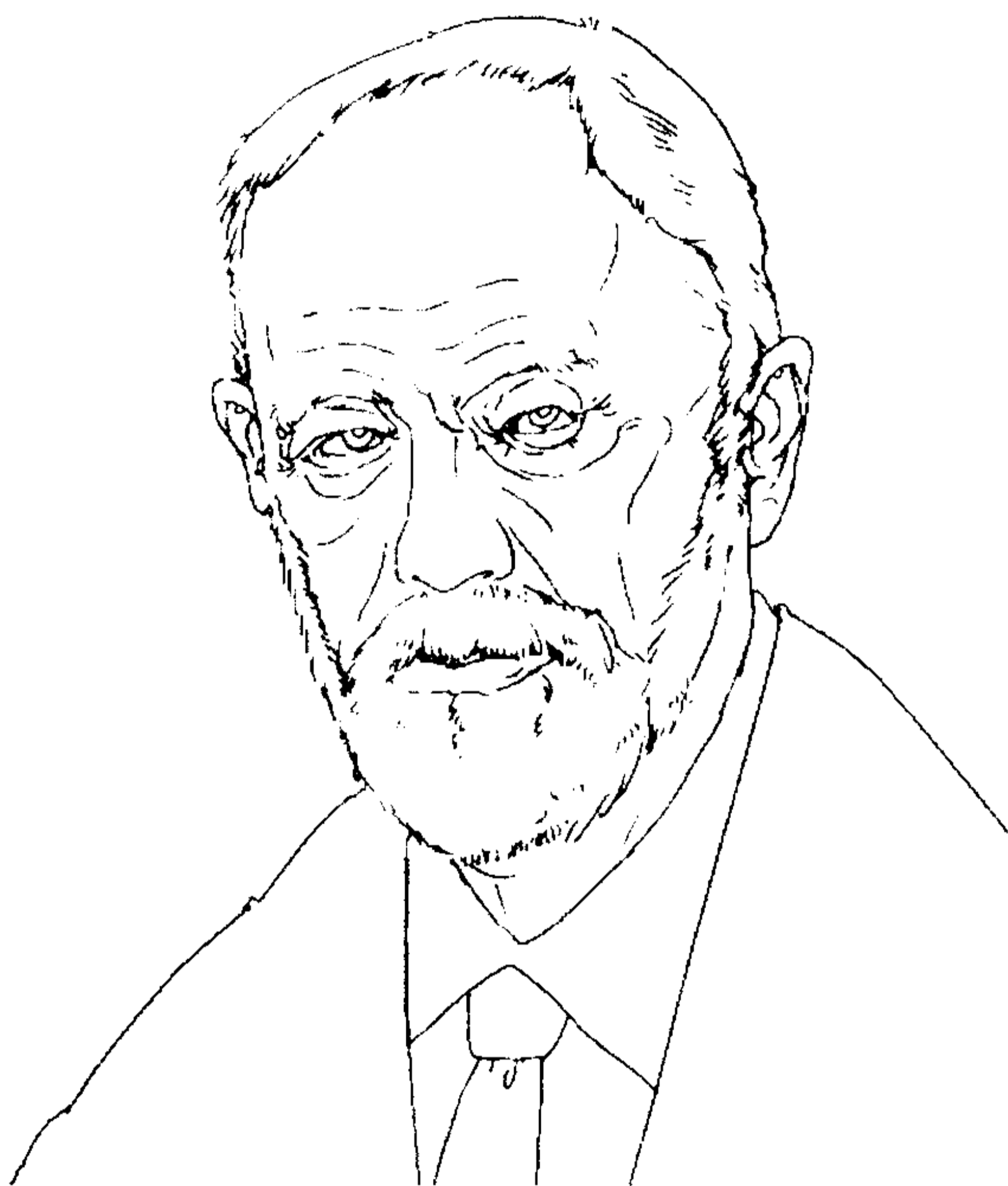
在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些前提预设都是拉康理论讨论的核心，因此，把这些问题放在另外的语境中重新审视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如果说精神分析是以阳具为中心的，那就是因为通过人类个体主体折射出来的人类社会秩序都是以男权为中心的。迄今为止，父亲仍然是处于母亲与子女这个二元体之间第三方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三方总是存在，不管它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物。

为什么采用精神分析？

Why Psychoanalysis?



在英国,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对妇女解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弗洛伊德(1856—1939),伟大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的创始人。普遍认为他与马克思、爱因斯坦是对 20 世纪人类思想影响最大的三个犹太人。

为什么采用精神分析？

在英国，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对妇女解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他们的精神分析思想在英国也因此获得了挽救，因为当时主要的女性主义者如贝蒂·弗里丹、凯特·米勒、日尔曼·格里尔等人对他们的理论反应消极，她们把弗洛伊德解读为一个生物学本质主义者。女性主义作家和活动家朱丽叶·米切尔，后来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弗洛伊德和拉康对性差异(sexual difference)的观点和看法是描述性的而非规定性的，他们对父权制进行的是一种阐述而非推动。对于朱丽叶·米切尔来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和性差异理论表明，欲望(desire)是如何最终促进父权关系的继承和遗传的，女性

是如何屈从于父权制的。因此,精神分析就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分析的有力武器,它可以为女性团结起来反抗压迫提供理论基础。在其《女性的性》^①一书一开篇,朱丽叶·米切尔就首先重申自己先前所持的立场: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如果说精神分析是以阳具为中心(phallogentric)的,那就是因为通过人类个体主体折射出来的人类社会秩序都是以男权为中心的。迄今为止,父亲仍然是处于母亲与子女这个二元体之间第三方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三方总是存在,不管它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物。

在该书的第二篇导论中,捷库琳·罗斯(Jacqueline Rose)以拉康为例,进一步详细而清晰地说明了拉康的理论是如何论述主体在语言中的分割的。

我的这篇文章的中心论题就是,拉康是如何围绕弗洛伊德对人类主体如何变成男性或女性这一问题进行的公式化阐释来对后者进行解读的。拉康在

^① Juliet Mitchell and Jacqueline Rose, *Jacques Lacan and the École Freudienne: Feminine Sexuality*, trans. Jacqueline Rose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2), p. 23.



他的理论研讨课《论女性的性、爱与知识的界限：再论》(*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 Encore*)中“情书”一节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①这一节内容后来被收入了米切尔和罗斯主编的文集里，不过，拉康原著中惟有这一章没有编排任何标题来帮助读者克服理解拉康时可能会出现困难。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对这些公式的革命性解读进行讨论。米切尔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阐释非常精彩，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而且得到了女性主义者的普遍接受和继承。但是，遗憾的是，拉康对后女性主义本来是可以做出更大贡献的，但却因为这一阐释而受到了阻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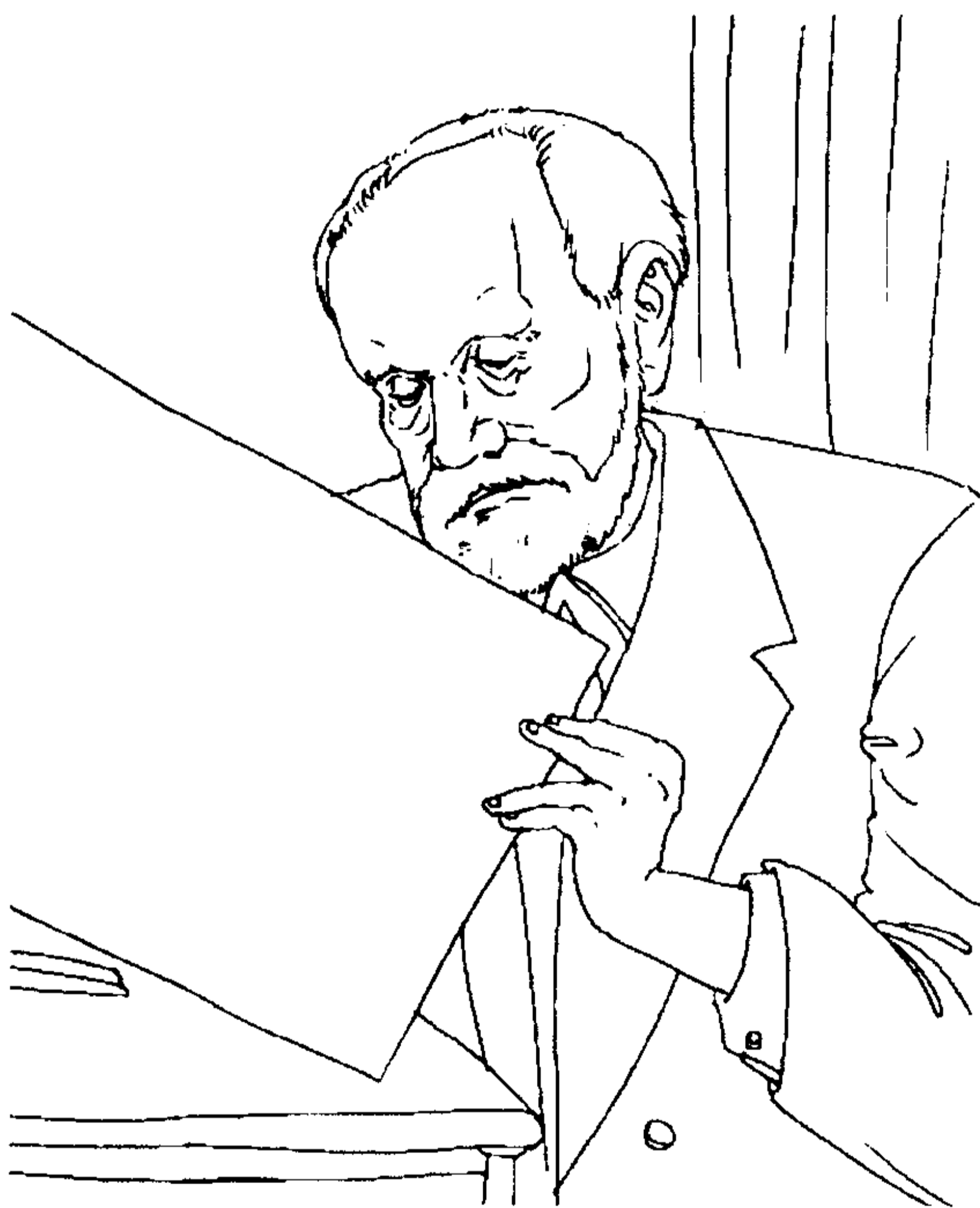
^① Jacques Lacan, 'A Love Letter', i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 Book XX. Encore: 1972-1973*, trans. Bruce Fink, ed. Jacques-Alain Miller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 1998), pp. 78-89.



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论的许多关键概念被挪用到广阔的文化研究上,有时候产生了一些丰富的成果,但有时候也带来了一些破坏性后果。与此同时,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批判不断扩展,逐渐成为了一个前景广阔的领域。

后弗洛伊德战争

The Post-Freud Wars



弗洛伊德在工作。

后弗洛伊德战争

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思想都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扭曲和误解了，在精神分析诊所，在大学，在大众媒体，都是如此。从医学角度看，许多女性主义流派都不愿意接受他们的理论，因为她们觉得他们的理论对女性的本质(femininity)有性别歧视(sexist)和异性性别歧视(hetero-sexist)之嫌，所以可能会对妇女解放事业产生不利影响。另外，他们的思想本来对潜意识理论和性理论都有很大贡献，但即使这一点她们也不是很情愿承认。人们因为弗洛伊德关注阴茎羡慕情结(penis envy)、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和阉割焦虑情结(castration complex)而不断指责他，因为拉康在解读弗洛伊德的时候把阳具和父亲(paternality)的象征

意义放在了核心的地位而谴责他。许多女性主义者本来成绩斐然,可是遗憾的是,在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态度上依然重复别人的说法,对他们横加指责,根本没有费力去尝试解读拉康的那些显然异常难解的文本。即使读了,她们也只是选择《文集》而不是去读其他新出版的著作。^①

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论的许多关键概念被挪用到广阔的文化研究上,有时候产生了一些丰富的成果,但有时候也带来了一些破坏性后果。与此同时,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批判不断扩展,逐渐成为了一个前景广阔的领域。女性主义思想融入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之后,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艺术是一种文化实践,它把女性的主体性排除在外,这本身其实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女性主义文学和艺术批评,尤其是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特别着力于研究符号系统,以期探求女性是如何在传统父权制的束缚下注定必须处于女儿、妻子、母亲的地位和角色的。

一个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批判流派在20世纪80年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7a). See Kaja Silverman, "The Lacanian Phallus", *Difference*, 4:1 (1992), pp. 84-115.



代曾经引起过很大的轰动和热情，其思想来源是客体关系理论(object-relations theory)，尤其是后者关于女性之间的理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其关于母亲与女儿之间关系的理论。与弗洛伊德—拉康理论正好相反，客体关系理论（发端于精神分析学家美拉尼·克莱恩和文尼克）研究的主题是完满而非缺失，是结合而非阉割，它所关注的是所谓俄狄浦斯情结前母与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而非俄狄浦斯情结后的真正母子关系的丧失。这在临床医学界产生了广泛震荡。在最近新出的一本名叫《女人分析女人》的新集子中，女性分析学家们开始对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特征产生质疑，即，相同性别的人的身体上是否可能会比在异性关系上发现更为原始的经验层。^①虽然这些研究并没有任何结论性的成果，但是，这个课题仍然有人在不断进行研究。^②

目前，精神分析是唯一可以提供潜意识理论的

① Elaine Hoffman Baruch and Lucienne J. Serrano, *Women Analyze Women: In France,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nd London: Harvester-Wheatsheaf, 1988).

② Joan Raphael-Leff and Rosine Jozef Perelberg, eds., *Female Experience: Three Generations of British Women Psychoanalysts on Work with Wom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研究领域。因此,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而且对于所有希望摆脱严格性差异束缚的人来说,它过去一直而且现在仍然具有巨大的魅力。潜意识理论,不管它的理论性多么强,都一直是挑战和改变这种束缚的根据和基础。有些女性主义者们看到精神分析对女性主义具有不利影响的一面,而且她们仅仅把自己的这种观点传承给下一代的女性主义者。但是还有一些女性主义者,她们不仅致力于对弗洛伊德反复尝试对女性进行定义的努力进行系统的批判,^①而且还致力于对那些在临床工作上和艺术批评上通过修正弗洛伊德而做出突出贡献的分析学家和女性主义者们进行系统的批判。^②

① Sarah Kofman, *The Enigma of Woman: Women in Freud's Writings*, trans. Catherine Porte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② For Julia Kristeva, see particularly *Black Sun: Depression and Melanchol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for Hélène Cixous, see Hélène Cixous and Catherine Clement, *The Newly Born Woman*, trans. Betsy Wing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6).



对于女性主义来说，精神分析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就是它的这一现在看来已经有些过时的观点：仅仅靠解剖学无法确定一个人的性身份，同样，性差异也无法仅仅归结为文化因素。这样，既然男人/女人的性不是性差异的关键范畴，而且男性/女性特征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结果，那么，导致性差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性差异
*S*exual Difference



1975年，拉康在巴黎索邦大学开设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研讨班。

性 差 异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对女性自身的性别特征 (sex/gender distinctions)、对父权制的分析及其关于女性在“男性视野中”的客观化理论都非常自信。可是，自从后现代主义把主体“解构”为一种不稳定的、散乱的东西，所有这些领域的研究都开始纷纷瓦解。实际上，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就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他的研究轨迹从强调结构的结构主义转换到强调文本性 (textuality) (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影响) 的后结构主义，再到强调解构的后现代主义。

女性主义者对精神分析方法做出的反应基本上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她们总是复归到女性问题和

女性的性(feminine sexuality)的问题,总是摇摆于生物学和文化这两极之间。她们的问题永远是,在弗洛伊德的视野中,性差异既不能归结为一个生物学的假设,也不能归结为完全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东西。对于女性主义来说,精神分析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就是它的这一现在看来已经有些过时的观点: 仅仅靠解剖学无法确定一个人的性身份,同样,性差异也无法仅仅归结为文化因素。这样,既然男人/女人的性不是性差异的关键范畴,而且男性/女性特征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结果,那么,导致性差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所谓性差异就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男性与女性在器官上的差异,有的器官男性缺乏,有的器官女性缺乏,因此,男性和女性都不是完整的: 女性会有“阴茎羡慕情结”,男性会有“阉割焦虑情结”。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记住,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人的性永远是心理的性(psychosexuality)、潜意识的主体的性。还有一个重要之点就是,从精神分析的立场来确定性的做法,主要是从“利比



性

差

异

多”(libido)和“欲望驱动(drive)”^①的角度来说的,这两个立论角度当然首先是被美拉尼·克莱恩继承了过去,后来逐渐被人遗忘,最后又在拉康的身上重新出现。同样,弗洛伊德关于“女人想要什么”的问题,被错误地解释为一种对“女人”(female)欲望的陈述而非一种对“女性”(feminine)欲望的陈述,因为这样的话,就把女性问题重新归结为一个生物学问题。既然如此,拉康对性差异的分析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① Drive,有的译者把弗洛伊德的这个概念翻译为“动力”,我以为这个词主要是指人的潜意识的欲望对人的行为产生的驱动力,所以我就把它翻译为“欲望驱动”。——译者



拉康对精神分析的处理方法更进一步，他把精神分析当作是一个性身份定位的过程。但是，他的性身份定位理论把性差异的来源和发展归因于语言，其结局也并不见得比弗洛伊德的理论好多少。女性主义者们对阳具理论的批评主要根源于他们对性身份定位过程含义的误解。

性身份定位：拉康的贡献

*S*exuation: Lacan's Contribution



拉康开讲乔伊斯。

性身份定位： 拉康的贡献

什么叫性身份定位？性身份定位是人潜意识地“选择”自我，决定自我采取男性的生存方式还是女性的生存方式的过程。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词汇中没有“性差异”这个词。弗洛伊德从心理后果的角度对解剖学差异进行定义，而拉康则是从人作为具有性别的主体(sexed subjects)如何在社会中获取地位的角度来为性立场下定义的。拉康强调，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说话的存在物(speaking beings)：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获得存在。每个人的存在都要受到语言和言语的阉割。进入一个规则体系就必须做出牺牲。对于拉康来说最重要的是，语言对所有说话的存在物的约束和限制，肉体的动机（弗洛伊德所谓的

“欲望驱动”[drive])永远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满足,从而就造成了符号特征及其物质依托——身体之间的主体分裂。因此,拉康就创造了一个谜一样的“被划掉”(barred)的主体 $\$$ 。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无论是男权社会还是女权社会,这一点都得到了普遍施行,至少在一些西方历史语境中,阳具就代表着这种限制。拉康把这种束缚和限制称为“阳具功效”(phallic function),阉割焦虑情结对男性和女性都同样适用。在这一点上拉康与弗洛伊德完全不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阴茎对于儿童的性取向的确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拉康理论中的主体有一个主要特征,那就是,主体一旦进入语言就会遭到异化,因为语言既有联合的作用也有分割的作用。一旦主体开始确定其能指网络系统,它就会被分割成为固定化的认同(fixed identification)和实际存在两个方面。进入符号系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主体内部作为进行错误认知意识的“我”(moi^①)与仅仅在意识间隙出现的“我”(je^②)——如在一时口误时——之间发生的主体分裂。对

① Moi, 法文之“我”,宾格。——译者

② Je, 法文之“我”,主格。——译者



于拉康来说,异化是主体性本身的结构条件。主体性的分裂必然会导致性的分离,从而产生象征性性别(symbolic gender)。

上面的说法当然已经与女性主义的说法有所不同。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发展在开始的时候受到了人们广泛的赞誉,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从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命定观(biology-as-destiny)彻底转向语言主体观。但是,虽然如此,不久人们又纷纷指责他是阳具中心主义者(phallogocratic),把阳具放在了权力的位置。结果,他的理论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他关于女人(Woman)的多种多样、高深莫测的说法,他在早期作品中把阳具能指突出地强调为性差异标志的观点,都引起了纷纷的争议,就像弗洛伊德对女性特征进行理论化研究时所做的各种各样的尝试以及他关于阴茎羡慕情结的言论一样充满了争议。各种肤色、各种人种的女性主义者都纷纷站出来强烈反对这种把阳具当作主导能指(master signifier)的做法,不管它具体的所指是什么,是如何所指的。尽管他们完全明白,“阳具”并不能简单等同于阴茎,但他们仍然反对使用由男性某一特殊部位来推导出来的任何符号。

“阳具”一词的使用，在西方文化中起着替代阴茎的作用，这种做法具有充分的历史原因，从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秘仪到早期精神分析案例史中所揭示的幻想(fantasies)一直都是如此。下文我将就拉康对性身份定位所作的公式化阐释进行探讨，他的阐释其实并不仅限于具体一种文化。按照他的说法，显然，阳具功效、阉割作用——符号要求我们做出的牺牲——其实既适用于男性也适用于女性，只是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而且这并不是说女性丧失的东西男性就不会丧失，而是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不可能什么都没有丧失。

拉康授课稿《再论》^①的译稿出版之后，那些希望彻底把握拉康对女性和男性性身份定位过程的详细阐释的人就没有任何为自己开脱的借口了。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拉康在创立自己的第一个性理论的时候还需要参考弗洛伊德的思想，而且他把阳具功效当作是男性和女性的区别性特征，认为男性希望拥有它，而女性希望成为它，但是现在，他已经把自己的理论稳固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

^① Lacan, 1988.



了。这个立论基础根本没有暗含这样的认识，即男女是互补的，就像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里说的那样——男人生活在“洞”里，女人生活在“井”里。^①成为/拥有，这也许可以把男性和女性的性立场清楚地区分开来，但是，这其实只不过是“哪一个性别排斥阉割”这么一个想象出来的标准来区分性差异。“放弃阳具而不是发挥阳具，这既是男人的命运，也是女人的命运。”^②

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最关键的是，当他说男女在性器官上一方缺乏一方不缺乏的时候，他所谓的男女解剖学差异到底是什么意思。结果，男性和女性都觉得不完整，男性遭受着阉割焦虑情结的折磨，女性遭受着阴茎羡慕情结的折磨。弗洛伊德的这部分理论激起了人们广泛的怀疑和反感，因为人们只能对它进行字面上的理解和解释。

拉康对精神分析的处理方法则更进一步，他把

① John Gray,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A Practical Guide for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and Getting What You Want in your Relationship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2).

② Parveen Adams, “Waiving the Phallus”, *Differences*, 4:1 (1992), pp. 78-83.

精神分析当作是一个性身份定位的过程。但是,他的性身份定位理论把性差异的来源和发展归因于语言,其结局也并不见得比弗洛伊德的理论好多少。女性主义者们对阳具理论的批评主要根源于他们对性身份定位过程含义的误解。



性身份定位公式的逻辑产生了两个说话存在物的集合，但这两个集合之间并无互补关系。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公式并没有预设某一个主体会采取何种性立场——这些公式不是异性定位公式。这些公式揭示了变化可能性的历史局限性，它们跟一个具体的主体如何对客体做出选择毫无关系，因为这已经超越了生物学的范围。

拉康关于性身份定位的符号逻辑

*L*acan's Symbolic Logic of Sexuation



朱迪丝·巴特勒(1956—),美国后现代派女性主义理论家,对权力、社会性别、生物性别及身份认同均有出色的研究。

拉康关于性身份定位的符号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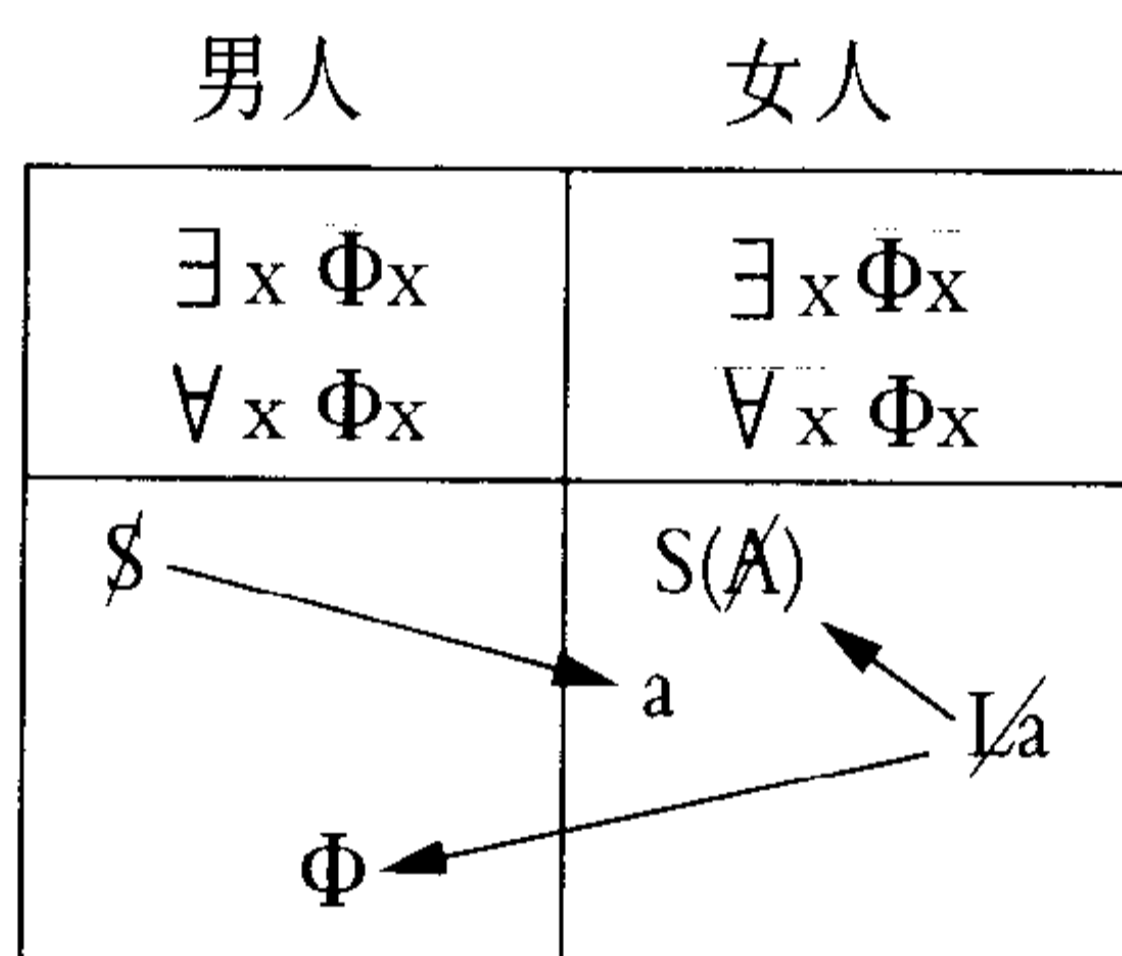
下文的论述主要根据拉康授课讲义二十讲第六、第七章的内容。^①我在这里将力图说明女性主义者对性身份定位过程的含义的理解存在多少错误。

下页的图表是拉康设计的一个图表。在设计这个图表的时候,他借用了谓词演算(predicate calculus)的一些符号,或者说符号逻辑中关于集合关系的演算方法。他在这个符号逻辑中所要做的就是要把二元定义应用于尚无任何秩序的东西上,而且要为这个本没有任何界限的东西确定界限。在集合中区分实体(人或事物),这在研究逻辑、数学、语言和性差异时是非常普遍的做法。要想让每一个逻辑特征

^① Lacan, 1998, pp. 64-89; 关于公式,见第 73 页。

凸现出来,就必须把每一个实体(x)所不是和没有的特征定义出来。

在每一组公式中,存在判断的命题和全称命题是互相矛盾的,存在判断命题告诉我们,就一个x而言,某物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有某个x是红色的”/“没有某个x是红色的”)。普遍命题告诉我们,所有的x如何,或者没有一个x如何(“所有x都是红色的”/“没有一个x是红色的”)



拉康性身份定位符号逻辑图(Symbolic Logic of Sexuation)

$\exists x$: “至少有一个x”

$\bar{\exists} x$: “没有一个x……”

Φ_x : “x受阳具功效的约束”

$\bar{\Phi}_x$: “x不受阳具功效的约束”

$\forall x$: “所有的x”

$\bar{\forall} x$: “不是所有的x”



a: 对象a

Φ : 阳具功效

S(A): 受限制的他者的能指

L_a : 指‘女性’,因为不能完全通过阳具功效进行定义,所以不属于任何一个集合。

δ : 受限制的主体。

在这些公式里,性身份定位逻辑把人这种说话的存在物(speaking beings)的领域一分为二。变量x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影响。它不代表一个具体的男人或女人,它仅仅是一个说话的存在物。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存在符号表达的无能,即,语言逻辑不足以说明它所指称的东西,但是对于双方来说这种无能是不一样的。这种无能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只是一种在任何符号系统中性欲满足(jouissance,拉康理论中表示驱动欲望满足的概念)程度上的不同。

在上图的上半部分有四个命题,两个存在判断命题(\exists),两个全称命题(\forall)。

男性存在判断命题($\exists x \bar{\Phi}x$)可以表述为“有一个实体x,它对阳具功效说‘不’”;男性全称命题($\forall x \Phi x$),可以表述为“所有x都受阳具功效的影响”。

在女性一方也有两个相对的命题：女性存在判断命题 ($\exists x \bar{\Phi}_x$)，指“没有一个 x 对阳具功效说‘不’”；女性全称命题 ($\forall x \Phi_x$)，指“不是所有的 x 都受阳具功效的影响”。

阳具功效 (Φ) 就是符号所行使的阉割作用。这样一来，阳具代表的就是被禁止了的性欲满足 (jouissance)，所有主体的大部分性欲满足都被禁止了。不管是男是女，只要进入这个符号系统就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因为不为性欲满足设限主体性就无法获得。

所有的说话存在物都潜意识地按自己希望的方式进入了这个结构之中，符合自己的性别认同，但又跟他们自己的生物学性别无关。变量 x 在公式的两边都出现了，这表明，要么只有一个说话存在物的范畴，要么任何说话存在物都可以站在任何一方。拉康是这样解释这一点的：

任何一个说话的存在物，就像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所表述的那样，不管是否具有男性特征——尚需确定的性别特征——都有权加入这一部分 [指女性一方]。^①

^① Lacan, 1998, p. 80.



在男性一方存在一种与阳具认同的企图，也就是说，把自己想象为这种禁令的发出者。但是，即使它在某个历史时期确实产生过作用，它也不过是一种倾向或姿态而已。全称命题声称，所有男性都归于阳具功效项下，也就是说，所有男性都必须经受符号的阉割。

这条规则由于一个例外而得到保证，即如下的存在判断命题：有一个人不受阳具功效的影响。只有存在例外，被阉割的存在物才可以成为一个集合。拉康把这个例外跟罗素的数理悖论相比附，把集合的命名者和集结人(gatherer)置于集合之外，使其不受所定义之物的约束。^①对于拉康而言，这个规则的例外跟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中的原父(primal father)有关，按照弗洛伊德的论述，原父没有在自己的性欲满足方面做出任何牺牲。^②我们可以说，这代表了符号所影响的那个幻觉(illusion)，即幻想着性欲满足最

① Bertrand Russell,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03), pp. 523-524.

② Sigmund Freud, *Totem an Taboo,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Vol. XIII*, ed. and trans. John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40-68; *Totem and Taboo* originally published 1912), pp. 1-161.

终将会完全得到恢复的那个幻觉。

在女性一方,女性“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阳具功效,她可以说“行”、“不行”,也可以同时说“行”和“不行”。女性一方的公式表明,对女性进行统一一致的规定是不可能的。女性性特征与男性性特征不同,是无法进行全称判断的,因此,女性“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受到阳具功效的限制。这当然不是说女性根本就不处于符号系统之中,而是说,对于女性来说根本不可能进行全称判断。女性一方确实存在,但是又不像男性一方那样是一个可以明确界定的集合,所以,拉康夸张地说,“女性并不存在”(the woman does not exist)。

女性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如前图表下半部分所示,女性注定会经受阳具功效的影响而遭受阉割,但是女性同时还跟受到限制的他者的能指有关,S(A):“A”代表他者(Autre),上面划的斜线表示他者的缺陷——即承认,对象征系统所承诺的奖赏并不能保证一定会实现。这样,由于并不完全处于符号之中,所以女性就具有一种补偿性的性欲满足,这种补偿性的性欲满足跟阳具功效要求的阉割没有关系,



它是一种被阉割作用遗忘了的性欲满足。

对于男性来说，剩余的那部分性欲满足——阉割所否定了的对象——被拉康所说的“客体a”(the object a)给困住了。这个客体首先是一种所有主体作为一个存在物都感到缺乏的东西，它是进入符号系统后导致的异化，男性只有在女性身上寻求梦幻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它。按照拉康在上述引语中的说法，在女性身上寻求梦幻，这既可以在生物学意义上的一男一女之间发生，也可以在两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男人之间或两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女人之间发生。

阳具功效对于所有的人都适用，这可以通过一个例外得到保证，这个例外就是，原父不受阉割，因此他就是阉割法则的缔造者，这个法则约束除他以外的所有其他人的欲望。但是，既然女性并不完全受阳具功效的约束和限制，“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女性并不隶属于任何一个集合。因此，“女性并不存在”。

人们普遍都指责拉康的理论是阳具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c)，总是把阳具看作是男性权力的能指，而拉康反驳这种指责的唯一办法就是运用这样一种公式化的处理方法来论述性差异问题。其实事实远

非如此，男性和女性由于进入了符号系统而都缺乏一些东西，但是，他们缺乏的不是阴茎，虽然所谓阳具只不过是一个隐喻，它代表的是把主体分割开来并因此创造了说话的存在物的阳具功效。阳具功效在男女双方都起作用。

性身份定位公式的逻辑产生了两个说话存在物的集合，但这两个集合之间并无互补关系。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公式并没有预设某一个主体会采取何种性立场——这些公式不是异性定位公式(hetero-sexuation)。这些公式揭示了变化可能性的历史局限性，它们跟一个具体的主体如何对客体做出选择毫无关系，因为这已经超越了生物学的范围。但是，不管对客体的选择是多么多种多样，不管人类的生物学在遥远的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社会要求的仍然多少是一种二元性的选择，而且仍然会存在一种相当于“阉割”之类的法则，否则人就无法进入语言了。

对于拉康来说，这些公式表述的主要是一个说话的存在物是如何在心理层次上经历性(特征)的，它跟生物学意义上的性没有关系，而且也跟男人对女人的爱、男人对男人的爱或者女人对女人的爱无



拉康关于性身份定位的符号逻辑

关。这也就意味着,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可以加入到女性的一方,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可以加入到男性的一方。每一个说话的存在物都可以选择加入任何一方,虽然这种选择多少具有一定的强迫性——这种强迫只能来自于主体潜意识历史的标准之中。



在拉康的思想里，所谓他者既不是社会人类学和文化学中所说的他者，也不是另外的个人或人群。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说，他者并不是一个人的概念，而是指一个符号系统，在这个符号系统中，处于自治状态的个人本身被当作一个不真实的幻象来处理 and 对待。

性别争执：面具，表演和引用

*G*ender Arguments: Masquerade,
Performance and Citation



弗洛伊德酷爱雪茄，保持着每天抽 20 支雪茄的习惯，在查出患有口腔癌后也没有改变这一习惯。

性别争执：面具， 表演和引用

拉康所强调的是人的主体和有机体之间的区分，但同时他也承认肉体主体和心理主体之间的一贯性。有机体与主体的分离使人没有必要运用生物学手段来确定性别，也就是说人不一定必须用自身身体上的男性或女性性别特征来确定人的实际确切性别。因为如果我们这样确定性别的话，有些主体就有理由认为自己的身体与自己所选择的性别身份不相符合，而且他们有权要求进行变性手术。

另一方面，主体内部的不和谐“在正常情况下”会以伪装和面具(masquerade)的形式表现出来。琼·里维耶 (Joan Riviere)，20世纪20、30年代著名的分析学家和弗洛伊德翻译家，在她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认

为,女性性格和气质(womanliness)是一种为了符合社会对女性特质(femininity)的解释而做出的伪装,一种掩饰女性作为一类存在物并不存在这一事实的面具。^①里维耶治疗的病人把女性性格或气质作为一种“假象”或者“掩饰手段”,因为“在这层面纱下面根本没有什么绝对的女性,而有的仅仅是一套在本体论意义上非常脆弱的要求女性主体通过模仿和鹦鹉学舌来融入社会标准行为习惯的规则”。^②里维耶在她的文章中引述的临床病例是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她在生活中非常善于扮演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白天,她在公众场合下表演得非常成功,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她就需要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消除疑虑,她通过挑逗和引诱男人来消除自己的疑虑。所以,里维耶认为,人们伪装出女性性格和气质一是为了隐藏自己的阳具(即,男性)立场,二是为了阻止因为自己采取了阳具立场而进行自我报复。但是,女性性格与伪装之间有什么明确的区分吗?里维耶认为没有,这二者

① Joan Riviere, "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1929), pp. 303-313.

② Emily Apter, "Masquerade" in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A Critical Dictionary*, ed. Elizabeth Wright (Oxford: Blackwell, 1999), pp. 242-244.



是一模一样的。女性性格的潜在能力是存在的，但只会以这种防御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并不存在什么女性的本质，没有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谓的“永恒不朽的女性”。

许多人对里维耶的文章表现出了兴趣。人们把里维耶的面具定义看作是拉康名言“女性并不存在”的前奏，这句名言的意思就是说，在潜意识中，“女性”没有能指。^① 人的面具并不存在于想象域 (register) 中，而是存在于符号域中。正如上文提到的，我们不能把男性和女性描述为一种互补的东西，因为性的符号性 (象征性) 特征根本不会考虑他者的缺陷，这种缺陷是介乎于语言和言语的界限之间的现实世界之内和之外的真实图景。^② 男性与女性之间没有任何清晰明确的界限：主体的欲望不同，具体的性特征就不同。性差异总是超出单纯性别上的不同，而

① Jaques Lacan, *Television: A Challenge to the Psychoanalytic Establishment*, trans. Jeffrey Melman, ed. Joan Copjec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 1990), p. 38. See also Vincente Palomera, “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 *Lacanian Ink*, 5 (1992), pp. 43-51.

② Jaques Lacan, “Tuché and Automation” i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Alan Sheridan, ed. Jaques-Alain Miller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cho-Analysis, 1977b), pp. 53-64 (see pp. 53-56).

且不仅仅是单纯性别上的不同(gender difference)。例如，我们来分析一下奥赛罗对苔丝德梦娜^①的评价吧：“她爱我是因为我经历过的风险；/我爱她是因为她确实怜悯我经历过的风险。”她爱他，爱的是一个阉割了的存在(quoad castrationem)，因为他的苦难史表明他必然被阉割；他爱她，爱的是一个母亲(quoad matrem)，母亲能够抚慰他的创伤。^② 正因如此，对于拉康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两性关系。^③ 面具揭示的是一个结构：面具是一种反应，不是对男人欲望的反应，而是对男性幻想的反应，它是跟男人在其幻想中的欲望一致的。

女性主义者们(如伊利加蕾，蒙特里蕾以及一些女性主义影评人士)认为，里维耶提出的这个概念是一种女性主义话语中的恋物现象，它阻碍了寻求废除女性性特征的陈规陋习的政治批判的发展。另外，由于面具的概念特别强调单纯意义上的性别仅仅是一种伪装和表演，所以它为摆脱生物学本质主义提

① 奥赛罗(Othello)与苔丝德梦娜(Desdemona)，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的人物，讲的是这一对跨种族的夫妻因怀疑和猜忌最后落得悲惨结局的故事。——译者

② Lacan, 1998, p. 35.

③ Lacan, 1998, pp.7 and 71.



供了出路，因为任何人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做女人。这种理论不仅是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武器，而且还对下文将要讨论的诸如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这样的性别研究理论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迪丝·巴特勒认为，即使戴着面具的主体内在地具有被限制了的女性他者(起初为母亲)，面具仍然是女性拒绝女同性恋行为的手段。^①

斯拉瓦·齐泽克(Slavoj Žižek)把里维耶原来提出了的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他问道，假如一个女性主义者把所有的对女性的描述都谴责为男权主义的陈词滥调，那么女性本性上到底又是什么呢？问题在于从克里斯蒂娃到伊利加蕾的答案都可以说成是陈词滥调。女性主义所尊崇的亲密和依恋价值观跟男性所推崇的自治、竞争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问题是，这些女性的美德到底是女性的真实特征还是父权制强加给她们的东西？齐泽克的回答是“同时都是”。只要想对女性进行肯定性的确定，只要企

^① Judith Butler,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32-150.

图把女性定义为一种本质性的东西、一种女性本身所含有的东西，我们就必然又回到了女性伪装和假扮成的东西，或者说女性“在其他人眼里”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因为“正是就女性原来所戴的面具的那个样子，或者说就所有女性人为伪装出来的那个样子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具有主体性”。^①

面具也可以看作是对缺失 (lack) 的掩盖，对无 (nothingness) 的隐藏。雅克—阿兰·米勒 (Jacques-Alain Miller)，拉康著作的文学和思想的继承人，提出这样一个事实，男性总是着迷于女性的遮遮掩掩，或者说想象中的“伪装” (semblance)，男人们更愿意看到这些伪装，而不愿意看到摘取面纱后显露出来的空无和缺失。“毫无疑问，我们把女人们 (women) 遮掩起来是因为我们找不到真正的女性 (Woman)。我们只能发明女性。”他的这些话矛头直指那些夸耀自己的财富、把自己标榜成“富有的女人”的女人们，那些成不了母亲但却拥有一切的女人们，那些与她们共谋、受到女人们的诱惑而相信她们拥有真正的财富而不是虚

^① Slavoj Žižek,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An Essay of Schelling and Related Matter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6), pp. 160-161.



幻的财富的男人们：“拉康非常喜欢举这么一个例子，男人们在公众场合下发言时有时会把他的妻子称呼为ma bourgeoise（我的妻子）^①。这说明家里的财权是由她掌握着的。”^②

为了真正把握面具这个概念，了解女性的具体性格特征，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主体和他者(the Other)的关系结构。这个他者是什么意思呢？在拉康的思想里，所谓他者既不是社会人类学和文化学中所说的他者，也不是另外的个人或人群。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说，他者并不是一个人的概念，而是指一个符号系统，在这个符号系统中，处于自治状态的个人本身被当作一个不真实的幻象来处理 and 对待。在一定意义上，他者并不决定现实或指导我们做出选择，他者是一种结构，这个结构因为无法实现自己的承诺而缺乏一个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但这个结构却恰恰通过这种缺乏而产生效果和作用。因此他者是通过一种

① ma bourgeoise 在法语的口语中的意思就是“我的夫人”、“我的妻子”的意思，字面上直译过来其实是“我的有产阶级分子”。——译者

② Jaques-Alain Miller, “On Semblance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exes”, in *Sexuation*, ed. Renata Salecl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cited from ms.

欺骗来产生作用的，如果我们对这种欺骗不能充分认识并对它加以利用的话，就会对自我和社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① 对于女性主义来说这里存在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把这种欺骗仅仅解释为父权制统治的结果，而实际上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应对和解释伪装和面具表演。

朱迪丝·巴特勒认为，戴面具的人其实是在装扮异性(drag)。她认为，装扮异性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破坏，因为它虽然是一种戏仿(parody)，但却反过来可以成为一种对异性关系标准的肯定。装扮异性是对异性的夸张模仿，巴特勒认为这是性别忧郁症(gender melancholia)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因缺乏相同性别个体而感到的一种潜意识的忧伤，一种“对同性恋可能性的放弃”。^② 按照她的看法，装扮异性上演的是一出异性的忧伤，因为装扮异性的表演艺术家们是无法感到忧伤的。

① 美国拉康协会 2000 年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了题为“(并不存在的)他者”的会议，我这里的材料就是从该会议上得来的，特此说明。

②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234-235.



那么,这种“性别表演”(gender performance)是如何得以上演的呢?对此巴特勒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她采用“引用”(citation, 借自德里达^①)这个比喻来解释这种表演行为。那么,什么叫“引用”呢?引用就是在新的上下文中借用别人的话语,因此引用必然会使引文产生新的含义。不过,引用这个概念所没有做到的是,它未能对引用这个过程本身进行解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话语都是一种引用,因为我们说的每一个词都是对语言本身的借用。符号不过是我们用以指称我们拥有和经历的存在的一种把戏而已。

对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是由拉康“真实”(the real)的概念做出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可是我们的词典却为了逃避解释它的困难而没有列出它来。任何表演,不管它是艺术还是生活,都需要参与到真实中去。那么,什么叫“真实”呢?

^① Jacques Derrida, “Signature Event Context”, in *A Derrida reader: Between the Blinds*, ed. Peggy Kamuf (New York and London: Harvester-Wheatsheaf, 1991), pp. 80-111.



我们只能经历到真实却永远不能把真实彻底概念化,我们的词汇、概念和知觉都指向于它。因此,任何由符号系统引起的疏离,尤其是在人的生活早期引起的疏离,都会闯入和打乱婴儿混乱的经验感受,引起婴儿的震撼。所谓“错过”这种遭遇就是未能理解这种残酷野蛮的经历。符号通过重复来加工真实却永远无法进入真实。

真 实

The Real



弗洛伊德的漫画形象。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发展在开始的时候受到了人们广泛的赞誉。

真 实

真实对任何一个系统来说同时既是一种诅咒又是一种荣耀，因为它既可能维护这个系统又可能改变这个系统。到此为止，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和精神分析都是一致的。在学术话语中，一般都会把真实(the real)和现实(reality)——世俗世界——混同起来，而实际上，真实是人类通过尝试或错误选择现实事物时所依赖的基础。因此，拉康把存在(exist)的东西(我们熟悉的对象构成的日常现实)与先存(ex-sists)的东西(真实，即这些事物得以被选择的基础)区分了开来。

哲学家追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赫拉克利特(pre-Socratic Heraclitus)的观点，认为真实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河与河自身不同一，所以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

河。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来说,重复(repetition)和真实的关系可以在精神分析的传递过程(transference)中看到,它是潜意识进入意识,一种潜意识愿望的出现,这种潜意识愿望只有当病人把自己在过去跟其他重要的人建立起来的关系投射给分析学家的时候才会发生:“不断重复的东西其实总是某个……好像是偶然发生的事件。”^①拉康在这个地方提到一个叫做“错过的遭遇”(missed encounter)的概念,这个概念把经验(“遭遇”)的潜在存在与遭遇本身不被理解这一事实联系起来。遭遇得不到承认是因为它是不可描述的和无法理解的,而这正是引发重复的原因。分析的任务就是要发现真实在机械的重复中是如何显现并在机械的重复中如何适应他者的预期。

我们只能经历到真实却永远不能把真实彻底概念化,我们的词汇、概念和知觉都指向于它。因此,任何由符号系统引起的疏离(separation),尤其是在人的生活早期引起的疏离,都会闯入和打乱婴儿混乱的经验感受,引起婴儿的震撼。所谓“错过”这种遭遇就是未能理解这种残酷野蛮的经历。符号通过重复来

^① Lacan, 1977b, p. 54.



真

实

加工真实却永远无法进入真实。世俗的现实需要从真实中来进行建构。但是,这种建构虽然不会因为主体的意愿而发生彻底的改变,却仍然可以接受主体的介入和干涉。

在一个语言中每用一个词都是一种重复,重复的目的就是希望抓住一部分真实,确立一种同一性,这就是符号系统如何生效、如何执行的运作原则。但是,因为真实无情地侵入这些重复,所以表演就呈现出了各种各样具体的面貌和特色。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巴特勒所谓的“引用”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引用”引发了无数个人因素,因而也就揭示出了符号系统的欺骗性。假如真实确实就是主体在执行符号提供给他的东西的时候包围着他的那种东西的话,那么,真实就会在这种建设性的重复中出乎意料地跨越男性和女性的二元界限。而这正是拉康公式所说明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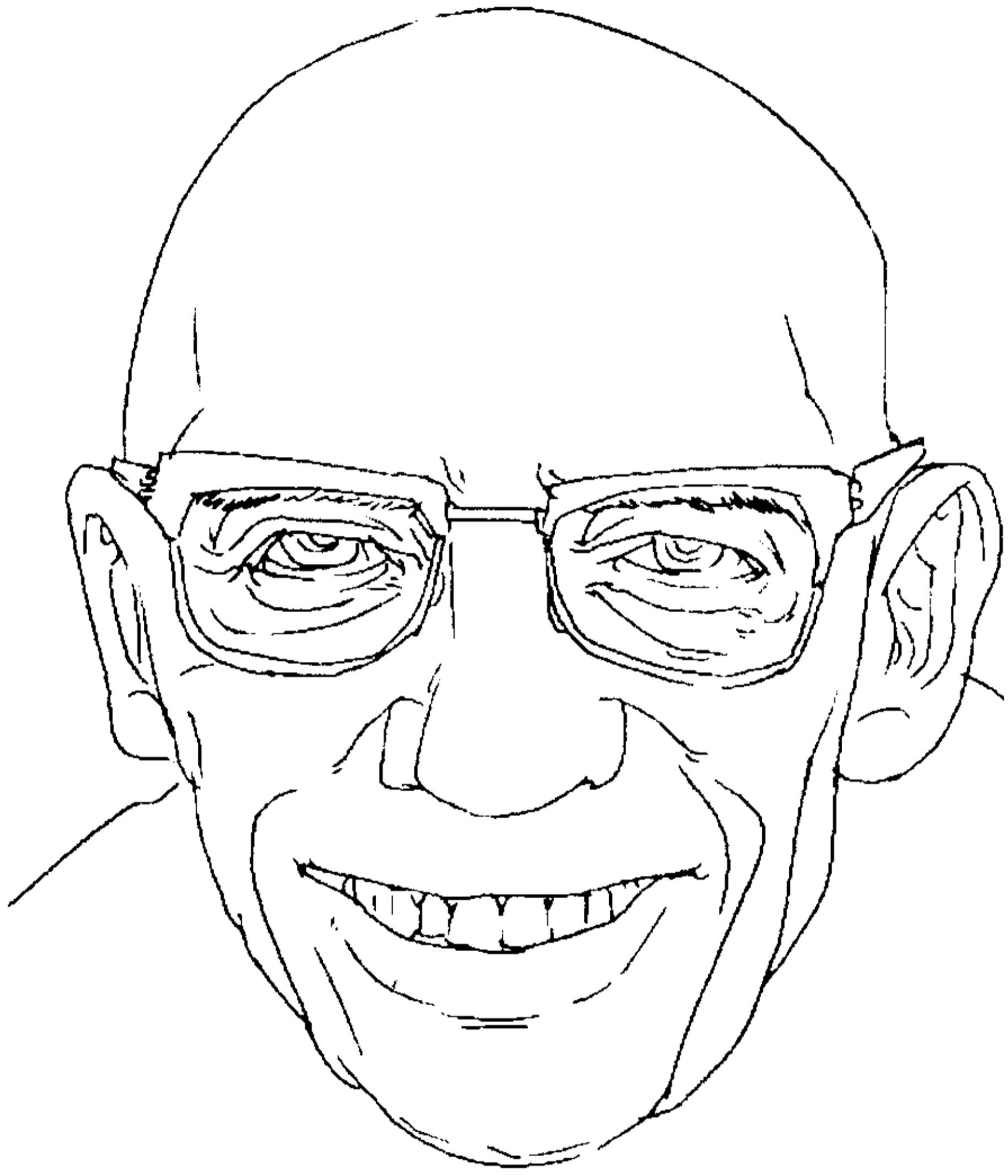




精神分析电影批评认为电影的放映设备确定了观众的位置，这些设备包括遮蔽掉光线的黑暗房间、出现在头顶上方的比真人大的影像、把观众和电影讲述的内容“缝合”在一起的经典剪辑手段——相当于拉康所谓的镜像期。电影的能指为观众建构了一个与画面、人物、故事情节甚至电影院之间的恋物关系。

拉康与后女性主义影视批评

Lacan and the Post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Cinema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人们常常把拉康的“凝视”概念与福柯的“全方位敞视监控”的概念混同起来。

拉康与后女性主义 影视批评

面具理论印证了真实与符号不相匹配这一事实。它是女性企图在其所处的符号系统范围内解决自身主体性问题的一种尝试。有些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把这看作是一种温和的戏剧表现形式，还有一些人把它看作是对男权统治的一种病理反应。在电影理论上，女性主义思想和拉康理论走到了一起。在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的时候，女性主义者特别重视形象、凝视、制片人和观众的功能和作用，因为电影院这个场所可以看作是这些因素所起作用的有力例证。精神分析和电影的结合，首先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以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形

式出现了。^①这种批判是对拉康的镜像期(mirror phase)、想象(the imaginary)及其对弗洛伊德的欲望驱动和主体分裂概念的发展的一种早期运用。

20世纪70年代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都发源于克利斯琴·麦茨(Christian Metz)的工作。精神分析对理解电影艺术如何在潜意识层次上产生影响做出了贡献,克利斯琴·麦茨则把这种贡献进一步理论化了。^②尤其突出的是,他探讨了电影的“注视手法”(scopic regime)如何引发窥淫癖和恋物癖的作用机理:电影成为了发挥“注视欲望驱动”(scopic drive)的一种欲望机器(desiring machine)。那么,什么叫做“注视欲望驱动”呢?拉康在重新思考弗洛伊德理论之后认为,婴儿把凝视和语音都当作是对母亲的回应的一种具体反应。在拉康的“镜像期”理论中,母亲已经暗含在婴儿对自我的知觉中了,这种知觉也包括婴儿对被母亲抱在怀里的知觉。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主体在他者或曰社会中的定位。从此,注视欲望驱动(跟眼睛

① Janet Bergstrom and Mary Ann Doane, *The Spectatrix*, special edition of *Camera Obscura*, 20-21 (1989).

② Christian Metz, *Psychoanalysis and Cinema: The Imaginary Signifier* (London: Macmillan, 1982).



有关) 主要就是一种主体在他与他人的关系中建构自我的过程:“注视欲望驱动的过程就是使自己被人观察到的过程(se faire voir)。这种欲望驱动的活动就集中在‘使自己被完成’(making oneself/se faire)之中。”^① 这样,在注视幻想中,主体仅仅存在于与想象的凝视或者说他者的关系之中。

借助于这个凝视的概念,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得到了发展,但是由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电影批评家们把“观看”(look)和“凝视”(gaze)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所有依然存在一个理论上的困难需要她们解决。法语词“le regard”既有“观看”的意思又有“凝视”的意思,而拉康的翻译家们把它都翻译成了“凝视”(gaze),而萨特的翻译家们把这个词都翻译成了“观看”(look)。在萨特的思想中,“le regard”一直关注的是主体,而在拉康的后期思想中,“le regard”关注的始终是对象,他者域中的对象。^② 因此,必须澄清的是,在我们讨论所谓电影的注视手法(specular regime)的时候,观看其实

^① Lacan, 1977b, p. 195.

^② 如希望进一步了解这方面内容,请参见 Dylan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72-73.

就是指摄像机,摄像机处于主体的一方。

精神分析电影批评认为电影的放映设备确定了观众的位置,这些设备包括遮蔽掉光线的黑暗房间、出现在头顶上方的比真人大的影像、把观众和电影讲述的内容“缝合”(suture)在一起的经典剪辑手段——相当于拉康所谓的镜像期。“缝合”是一个比喻,本义是指把两部分身体表面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尤其是把伤口边缘缝起来的过程,按照麦茨的看法,在这里这个词的意思主要是指观众的观看行为,而不是屏幕上的人。电影的能指为观众建构了一个与画面、人物、故事情节甚至电影院之间的恋物关系。在经典好莱坞电影中摄像机一般都是由男性导演控制着的,所以,观众的观赏是跟男性导演编排时的观看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女性主义的切入点。

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得以最终独立的发展要归功于一篇受到广泛引用的文章,它的作者是劳拉·莫威(Laura Mulvey),她第一次对再现(representation)问题予以了极大关注。^① 她认为,观看与发现性差异——即女性没有阴茎——这一点紧密联系着。从20世纪30

^① Laura Mulvey,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in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9), pp. 14-26.



年代到50年代的好莱坞的电影中，许许多多优美的女性形象都是被安排来起这个作用的，女性是想象中的阳具的替代物，她们的作用就是激发和满足男性观众窥淫癖和恋物癖的需要。莫威指出，这就使男性成为这种观看行为的主动发出者，女性成为这种观看行为的被动接受者和对象。^①当观众接受了男性导演的镜头的时候，他也就接受了男性的观看角度和立场。因此，观众就不可避免地从小窥淫癖的角度跟电影“缝合”在一起。如此分析下来就必然得出这样一个主要的结论，即莫威把快感(pleasure)理论化地处理成为一种否定性的术语，它标志着电影的观众与压迫女性的性别系统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谋。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电影就成为了一件绝佳(par excellence)的女性主义斗争武器，“于是，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成为用来理解莫威电影理论、揭示‘主动观众观看行为’(active spectatorship)、揭露父权制下社会潜意识本质的工具。”^②

① Laura Mulvey,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in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9), pp.18-19.

② Vicki Lebeau, *Lost Angels: Psychoanalysis and Cinem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38.

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后期的拉康学派对麦茨和莫威运用拉康理论进行的分析进行了批判,认为她们的分析主要源于对拉康的“凝视”概念的误解,她们理解的主体过分依赖于屏幕上的形象。突出的一个例证就是,把屏幕看作是镜子(来源于拉康的镜像期概念),或者把镜子看作是屏幕(来源于对拉康凝视概念的正确理解),这样的做法都是有问题的。^①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把拉康的凝视概念与社会历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全方位敞视监控”(panoptic gaze)^②概念混为了一谈,后一概念指的是在父权制下女性和任何主体的特征都完全可以一览无余地全部观察到这一现象。^③19世纪,人类发明了似乎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一览无余、全方位敞视监控的设备和仪器,于是就拒绝承认在可见

① 见她的文章：“The Orthopsychic Subject: Film Theory and the Reception of Lacan”，见：Joan Copjec, *Read my Desire: Lacan against the Historicist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94), pp. 15-38.

② Panoptic gaze,“全方位敞视监控”，来自福柯对当代监狱制度的揭露。原文 panoptic 是英国的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所发明和设计的现代监狱模式,以便对所有的犯人进行24小时全方位的敞视监控,无一可以逃遁。——译者

③ Copjec, p. 17.

④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Brighton: Harvester, 1980), pp. 146-156.



和已知的事物之外还有任何事物存在。^④但这并不是说当时的人因此就拒绝承认个体主体与知识的内容之间没有任何冲突,而是说,他们认为,一种明确的知识,一种已经完全确定下来的知识可以通过这些冲突来获得。与此相反,拉康的理论体系表明,指称体系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永远都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分歧的产生并不是因为这两种不同立场之间的冲突,而是由于这两种立场都不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永远不可能获得确定的知识的。

一般的再现理论都是以这样的一个现实观为前提的,他们认为,现实是事先就已经存在着的,研究者的研究就是要描述和建构这个现实以及观看者的主体(spectatorial subject)。可是,这种新的电影批评观点却非常激进,它完全抛弃了建立在这种现实观基础之上的表象理论。“器具”(apparatus)的概念来源于加斯通·巴什拉尔(Gaston Bachelard)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他们认为,话语的形成都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因此,拉康的镜像期概念所揭示的想象对于主体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思想基础,于是主体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一种幻觉,觉得自己实际上已

经掌握这种形象。

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从克利斯琴·麦茨把电影能指归结为想象的理论设想,发展为拉康的“眼睛”与“凝视”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论。在拉康的理论中,眼睛不仅是观看的器官而且还是享乐的器官,存在着一个“眼睛和凝视的辩证法”^①——“眼睛”关注的是符号系统的秩序,而“凝视”追求的是一种自恋式的幻想——对于每一个客体来说,它构成了主体注视欲望驱动的对象,并成为了幻想与符号的限制之间或者说幻想与他者欲望之间冲突的一部分。早期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认为,说话的主体完全陷于想象中而不能自拔,其实这是不对的。主体建构客体这样一个思想过程不可能指望它完全不犯错误。

对于拉康来说,误认(misrecognition)总是跟建构过程本身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主体永远不可能在凝视下确定自己的位置。视野(the visual field)不再是一面镜子而是变成了一块屏幕。^②因此,从理论上讲,当相异性(alterity)的出现模糊了客体和主体之间的,或者说“‘我’观看的东西与‘我’自身所是的

① Lacan, 1977b, p. 102.

② Copjec, p. 35.



东西之间的”界限的时候,仅仅关注观众想象中的认同就很不够了。^①早期电影理论把认同当作承认(recognition)来处理,因此也就把握不到主体中他者的融入了。电影幻觉不是毫无意义的幻觉效应^②,而是被人的意识和思想投放到视野中的能指测量的对象。但是,这些能指不能仅仅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和限制。福柯把能指看作是遮蔽主体的不透明体,它完全垄断了凝视,而正是凝视的关注才使得主体有可能让自己的目光穿过这片黑暗,去感知在世俗对能指的解释中所无法察觉的东西——这就是对被我们忽视了的、“不可能”的真实的突破。从我们在意识和思想中把握住的想象看,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真实存在的真实并不存在于观众的幻觉世界之中,所以它的存在就让感知到它的存在的人感到异常可怕和惊骇。因此,屏幕不仅仅是主体自恋症的一面镜子,而且还成为了一块屏幕——一块阻挡主体凝视的、目光的不相容的、不透明的屏障。

我们可以借艺术家勒内·玛格丽特(René

① Lebeau, p. 42.

② Phantasmagoria, 幻觉效应(尤指屏幕上形象向后缩小或骤然增大如向观众扑来的光学效应)。——译者

Magritte)的名画《危险的关系》(*Dangerous Relationships*)来做比喻。画中,有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藏在镜子的后面,但是本来她想用来做屏幕的镜子却显露了她的行踪,也显露出了她希望被人看到的愿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裸体女人的后背。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女性,但同时心里却希望别人把她看作是阳具。她假装感到非常羞怯,其实却想以此来吸引别人的目光,可是那面屏幕/镜子不仅没有掩藏起反而揭露出了它本不应该揭露的东西,即,在她女性的面具下,这个人其实是阳性(phallic)人。

与这种理论上的重新审视修正(revision)相一致,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不再以恋物症和窥淫症为中心,而是转而关注幻想的建构,关注如何才能始终观察到主体和他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女性主义电影批评最新、最惊人的发展就是对黑色电影(film noir)的关注。黑色电影是20世纪40和50年代的一种好莱坞电影艺术形式。^①这种电影艺术形式有

^① 我对于“黑色批评”的简短论点来自: Elizabeth Cowie, “*Film noir and women*”, in *Shades of Noir*, ed. Joan Copjec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3), pp. 121-65, and Mary Ann Doane, *Femmes Fatales: Feminism, Film Theory,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1).



两个方面非常吸引女性主义思想者的目光，一个是其外在表现形式，一个是其电影剧本。外在表现形式展现电影剧本所要表达的谜。明暗对比(chiaroscuro)，白色的光线，黑色的阴影，都市的背景，表面是一个样，后面是另一个样，背后的主线就是**夺命女郎**(femme fatale)。那么，黑色电影是如何为观众定位、如何通过其摄影技巧、情节编排和人物刻画来为观众提供幻想的空间的呢？一方面，电影表现为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艺术形式，男主人公要么在跟其他的男性做斗争，战胜腐败制度下的异化，要么就是被蛇蝎女郎所诱惑、身陷危险之中：“夺命女郎被赋予了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作用就是要引起恐惧，对无法控制的欲望驱动的恐惧，对主体性消失的恐惧，对意识意志力丧失的恐惧。所有这些主题都是精神分析需要紧急处理的主题情节。”^①所以，一种欣赏黑色电影的方法就是看到电影的最后结局是这个夺命女郎的最终毁灭和失败，这要么是故事情节的安排如此，要么是因为男主人公对她施以报复使其如此，他报复她是因为她激起自己不情愿有的欲

^① Doane, 1991, p. 2.

望,或者是因为她用爱的诺言迷惑了他,或者甚至是因为她用危险的性爱关系使他落入陷阱无法自拔。另一方面,与此正好相反,不把黑色电影看作是一种男性的艺术表现形式,让女性们在电影中扮演主动的角色,甚至是女性们因为自己邪恶的欲望而最终招致惩罚。但是,由于对行为放荡的女人的幻想都被归咎为是俄狄浦斯情结在作祟,所以男性主体和女性主体都得到了偷食禁果的快感。

这跟莫威的经典论述正好相反。莫威认为,在父权制下,电影欣赏的快感,始终由男性的观看立场所左右,它也始终由女性潜意识中偷食禁果的幻想所左右。黑色电影清楚地表明,夺命女郎的主动欲望(active desire)表现为,她力图把男人吸引到自己的圈子里来。黑色电影集中体现了面具伪装所存在的问题:女性作为幻想的对象尽力表现出更多的阳具(phallic)特征从而使男性更想得到她,但是,这种与男性认同的做法可能会使女性观众采取积极主动的立场去解构地享受这种认同带来的快感。



什么是女人，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只有一种答案：女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实，女人的身体是她不断追求可能性的场所。“身体是一个场所”，是历史环境联系的一部分，自由必须从这种历史环境中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获得。“成为一个女人”并不意味着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对立，而是关乎女性利用其自由的方式

“女性并不存在”

The woman does not exist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法国作家,哲学家。她将存在主义道德和现实道德结合在一起,著有多部小说和论文,重要的有《达官贵人》《名士风流》《女室》《人总是要死的》。她最重要的作品是《第二性》,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圣经”,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

“女性并不存在”

那么,什么是女人呢?有一本书就是以此为书名提出这个问题的。^①该书认为,什么是女人,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只有一种答案:女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实,女人的身体是她不断追求可能性的场所。这种观点是以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存在主义思想为蓝图设想出来的。波伏瓦并没有否认生物学是人类世界的基础。但是,“身体是一个场所”^②,是历史环境联系的一部分,自由必须从这种历史环境中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获得。“成为一个女人”并不意味着生物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的对立,而是关乎女

① Toril Moi, *What is a Woman?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Cited in Moi, p. 59.

性利用其自由的方式。

这并不是说女性没有男性完满，因为男性只有完全进入阳具符号指称(phallic signification)系统后才是完满的。另一方面，女性缺乏能指，因此必须使用面具伪装。里维耶一文的主要意义在于她对真正的女性特征与假装出来的女性特征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界限提出了质疑。拉康的名言“女性并不存在”表明，在潜意识中“女性”没有能指。面具伪装揭示出，女性心里存在着一个心理结构，它不是对男性欲望做出的反应，而是对男性幻想做出的反应。另外，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是不够的，有太多太多的人都处于中间地带：有的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却具有女性的结构，有的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却具有男性的结构。弗洛伊德不断提出这样的疑问，女人到底想要什么，拉康的性身份定位理论遭到很多人的误解，这两位哲学家的理论都包含了一种洞见，即女性性别特征并不完全决定于阳具(the phallic)，因此女性比男性更是一个主体。生活的经历就是一个努力充分利用“作为场所的身体”的过程。



顺着这条推理思路发展下去，所谓拉康主义的女性主义首先就需要承认女性因素的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你可以组织一个类似女性/男性/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怪异人(queer,即同性恋)之类的集会，他们会非常积极地参与宣传自己希望发生的变革的政治活动。比如，他们会要求可以代表限制性欲满足的“主导能指”(master-signifier)的出现。不过，需要记住的一点是，任何一种分类形式都有形成新的等级意识和极权统治的危险。

分散的、不稳定的主体这个后现代概念可能会给后女性主义带来些什么呢？后女性主义现在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就我的这篇短文而言，我的答案在拉康，他对稳定的身份认同发起了激烈的攻击，但同时又不完全抛弃它。完全抛弃它就意味着从符号走向心理疾病，拉康始终返回到与符号的联系之中去，返回到主体力图保留真实的努力中去。分裂的主体(the split subject)并不能完全摆脱阉割的命运，女性主义也许可以利用这种对肯定性性特征的批评，但同时又不彻底解构性别特征的存在，从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参考文献

- Adams, Parveen. "Waiving the Phallus". *Differences*, 4:1 (1992), pp. 78-83.
- Apter, Emily. "Masquerade", in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A Critical Dictionary*. Elizabeth Wright, ed. Oxford: Blackwell, 1999. pp. 242-4.
- Baruch, Elaine Hoffman and Serrano, Lucienne J. *Women Analyze Women: In France,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nd London: Harvester-Wheatsheaf, 1988.
- Bergstrom, Janet and Doane, Mary Ann. *The Spectatrix*, special edition of *Camera Obscura*, 20-21(1989).
- Brooks, Ann. *Postfeminisms: Feminism, Cultural Theory and Cultural Form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ixous, Hélène and Clément, Catherine. *The Newly Born Woman*. Betsy Wing, tra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6.
- Copjec, Joan. "The Orthopsychic Subject: Film Theory and the Reception of Lacan", in *Read my Desire: Lacan against the Historicist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94, pp. 15-38.
- Cowie, Elizabeth. "Film noir and women", in *Shades of Noir*. Joan Copjec, e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3, pp. 121-65.
- Denfeld, Rene. *The New Victorians: A Young Woman's Challenge to the Old Feminist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 Derrida, Jacques. "Signature Event Context", in *A Derrida Reader: Between the Blinds*. Peggy Kamuf, ed. New York and London: Harvester-Wheatsheaf, 1991.
- Doane, Mary Ann. *Femmes Fatales: Feminism, Film Theory,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1.
- Evans, Dylan.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Foucault, Michel.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Brighton: Harvester, 1980.
- Freud, Sigmund. *Totem and Taboo,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Vol. XIII*. John Strachey, ed. and trans.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40-1968; *Totem and Taboo* originally published 1912), pp. 1-161.
- Gamble, Sarah, ed. *The Icon Critical Dictionary of Feminism and*



- Postfeminism*. Cambridge: Icon Books, 1999.
- Gray, John.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A Practical Guide for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and Getting What You Want in your Relationship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2.
- Kofman, Sarah. *The Enigma of Women: Women in Freud's Writings*. Catherine Porter, tran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 Kristeva, Julia. *Black Sun: Depression and Melanchol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Lacan, Jacques. *Écrits: A Selection*. Alan Sheridan, tran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7a.
-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Alan Sheridan, trans. Jacques-Alain Miller, ed.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77b.
- *Television: A Challenge to the Psychoanalytic Establishment*. Jeffrey Mehlman, trans., Joan Copjec, ed.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 1990.
- "A Love Letter", i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 Book XX. Encore: 1972-1973*. Bruce Fink, trans., Jacques-Alain Miller, ed.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 1998, pp 78-89.
- Leader, Darian and Groves, Judy. *Introducing Lacan*. Cambridge: Icon Books, 2000.
- Lebeau, Vicki. *Lost Angels: Psychanalysis and Cinem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Metz, Christian. *Psychoanalysis and Cinema: The Imaginary Signifier*. London: Macmillan, 1982.

- Miller, Jacques-Alain. "On Semblance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exes", in *Sextation*. Renata Salecl, ed.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Mitchell, Juliet and Rose, Jacqueline. *Jacques Lacan and the École Freudienne: Feminine Sexuality*. Jacqueline Rose, trans.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2.
- Moi, Toril. *What is a Woman?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ulvey, Laura.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in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9, pp. 14-26.
- Palomera, Vincente. "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 *Lacanian Ink*, 5 (1992), pp. 43-51.
- Raphael-Leff, Joan and Perelberg, Rosine Jozef, eds. *Female Experience: Three Generations of British Women Psychoanalysts on Work with Wom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Riviere, Joan. "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 (1929), pp.303-13.
- Russell, Bertrand.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03.
-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Wade Baskin, trans.,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eds. London: Fontana/Collins, 1977.
- Silverman, Kaja. "The Lacanian Phallus". *Differences*, 4: 1 (1992), pp. 84-115.
- Žižek, Slavoj.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An Essay on Schelling and Related Matter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6.

关键词

欲望(desire)

在拉康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这个词完全是一个技术性术语，所谓欲望可以理解为潜意识，所以跟我们通常使用这个词的时候的意思完全不同。一个小孩子可以说他想要(desire)食物，但是这是对这个词的有意识的使用，表达的是一种请求和命令，跟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欲望相距甚远。欲望主要是指对爱的欲望，主要体现在希望得到他者对自己的承认。因此我们可以把欲望称为是“对他者的欲望”。

想象(imaginary)

拉康创造了三个主要的哲学概念，想象、符号和

真实,我们不能把它们跟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和超我简单地进行比附。拉康的这三个概念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为精神分析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分类系统。这里的想象就是其中之一。想象来源于儿童在镜像期对自我的初始认同,在此时期,儿童会模仿一个想象中的对应体,使其赋予自我本身永远无法获得的个性的统一性、一贯性和整体性。所以,想象本质上是自恋性的,因此也就包含了一种侵袭(aggressive)的成分,每当主体发现自己是片断性的而不是一个统一性的整体的时候,这种侵袭的成分就会表现出来。

性欲满足(jouissance)

这个词大意是快感、快乐的意思,不过拉康赋予了它特殊的含义。在拉康早期作品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快感”,尤其是指性快感,但是后来拉康一般用它来指欲望驱动(drive)的满足,这是一种超出弗洛伊德快乐原则的一种满足。当一个人承受肉体的病痛、心理病痛或者在快乐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满足感,因此性欲满足具有某种色情受虐狂的性质。性欲满足与缺失相反,它引发幻想,幻想的目的是找回最主要



的损失,因此与真实有一定的联系。在女性主义理论作品中,这个词指的是一种女性感受到的快感(一种非阳具的满足[a non-phallic jouissance])。但是,假如男性“选择”加入右边女性一方的话,按照拉康的性身份定位图,它也可以适用于男性。

缺失(lack)

缺失是当儿童跟母亲分开的时候给儿童带来的影响,它是主体进入语言时必然会遭受到的第一次阉割。它使主体产生一种想要得到某种永远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的欲望,这个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拉康把它称为“对象a”。缺失还可以指他者的缺失——一种符号系统的终极匮乏。

语言(language)

语言是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弗洛伊德就已经把语言放在了他的医疗实践——“聊天疗法”的核心。对于拉康来说,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主体建构手段。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拉康用“语言”(lanaguage)来表示;有些本来可以清晰表达的言语,

可是却由于带有诗歌色彩和感情色彩而受到损伤，拉康创造了一个新词“纯语言”(la langue)来表示它，比如，拉康自己说的话虽然充满深邃的思想，但是由于他玩弄语言修辞技巧，有时令别人十分恼火。

父亲之名(Name-of-the-Father)

拉康用“符号之父”(symbolic father,即“父亲之名”)这个比喻来指行使语言阉割作用的“人”，它代表人类对法规和秩序的迫切需要。另外，拉康创造的这个词还是一个双关语，在法语中nom du père与non du père同音，前者的意思是“父亲之名”，后者的意思是“父亲之无”，他创造这个词的目的就是要强调这个符号的限制作用 δ 。那些特别推崇美拉尼·克莱恩(Melanie Klein)强调前俄狄浦斯主体的女性主义者拒绝接受拉康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俄狄浦斯阶段在小孩出生前就已经在其父母的对话中存在了。

对象 a(object a)

主体进入语言后就会经历其最初的损失——母亲，与此同时，符号又努力要把真实囊括在自己的范



围之内,结果,符号未能表达的那部分真实就被隐藏了起来。这部分真实的存在说明我们永远都无法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和特征。符号无视这部分真实的存在,而主体为了隐藏这部分真实,就在自己的想象中制造出一个这部分真实的幻象来让自己去追寻,这个丧失了的真实就是对象a。主体童年时期的某件东西或者是事件会激起他的幻想,这个幻想会产生出一个幻象来补偿这种实际的缺失。拉康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注意到,欲望会在潜意识中背离其目标,并且反复不断地接近这个目标,但却永远不去实现它。

他/他者 (other/ Other)

前一个“他”(other)代表一个儿童在镜子中看到的自我。镜子中的自己完整清晰,把主体实际上不完整的本性隐藏了起来。这种自恋性的完整性有助于主体塑造自我,因为它为主体提供了一个操纵一切的神话,并让这种神话成为其自我主体性的基础。当另一个小的“他”跟这个完美的形象发生竞争的时候,这个“他”的形象也就变得非常具有侵袭性

(aggressive)了。他者代表的是象征本身,它是所有欲望发生的场所,它决定了说话的主体。他者不是说话者的说话对象,因为对于主体来说,他者是对话的终极对象,他者的缺失是隐藏着的,拉康把它写作“ A ”。

阳具(Phallus)

阳具既是缺失的能指又是欲望的能指,这多少有点像是一个似非而是的悖论。起初儿童以为母亲是有阳具的,但是在经历语言的阉割过程中他/她开始明白自己的母亲也是希望得到阳具的。在俄狄浦斯三角中,阳具所处的是第四个位置——即母亲希望得到的“想象中的阳具”,她的孩子拼命地希望能够代替这种想象中的阳具。符号之父的介入打断了这个联系,它替代了“象征性阳具”,使儿童接受了父亲的约束和限制。阴茎作为“真正的阳具”在拉康的理论中一直保留着一定的位置,它在童年手淫中会出现,使主体焦虑不安,从而预示着语言阉割的到来。母亲阳具的丧失始终构成了主体幻想的主要内容和追求对象。对于男性来说,他的幻想就是希望拥有这种阳具(这种愿望足以让女性听从他的幻想);对于女性来说,她



的幻想就是希望成为那个阳具(这种愿望足以激发男性的幻想)。男性和女性如果能够放弃这种想象的立场而采取符号性的立场,那么他们就能够在符号中各得其所。对于男性来说,阳具永远是可望不可即的,永远存在于自己的幻想之中;对于女性来说,她可以通过进行面具试验来决定自己的选择。由于这种共谋策略(collusive manoeuvre)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拉康有一句名言:“没有真正的(两)性关系。”

真实(real)

真实就是符号通过其二元差别永远无法把握的东西。真实不是日常的物体和人构成的现实,而是存在于这些熟悉的同一化了的的东西之外的东西。对于主体来说,真实是在潜意识中永远无法定义的、令他/她产生满足感的那个领域的东西。

能指(signifier)

与索绪尔不同,拉康认为能指是基本的,所指产生于它。他非常同意索绪尔的一个观点,认为能指决定于其在差异序列中的位置,它是固定逻辑关系中

封闭的、内在固有的毫无意义的材料单位的集合。从言语角度来说，这些单位是由一些有限的音位或空的声音图像构成的。能指决定了构成主体潜意识的界限。必须强调的是，能指这个词所指的范围要比“单词”大，因为它包括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成分，如手势、面部表情、招牌、徽章，甚至物体本身。重要的是能指与能指之间的缝隙间发生的事情，那些无法言说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的存在表明，在说话者（自我）和被谈论者（主体）之间是存在裂痕的，它使我们注意到，作为说话的存在物，我们在语言中被异化，虽然这同时也是我们建立社会联系的唯一方法。

主体 (subject)

人文主义自我是单个的、自主的和统一的自我，与此不同，拉康的主体是分裂的。进入语言后，主体分裂为结结巴巴、言不达意的潜意识主体和把自己当作是完全投入到自身话语中的有意识的自我。相反，主体所说的话和实际上被说的话，或者说“陈述”和“声明”(enunciation)，永远是不相符的。真正的分裂和破碎与想象中统一的幻觉对立。主体受到符号



的限制,自我永远摆脱不了想象。因此,拉康反对那种力图恢复主体控制力和统一性的精神分析理论,而把分析的目的定位在提高主体对自身分裂状态的意识上。

符号(symbolic)

对于拉康来说,符号是一个预先已经存在的语言和法则系统,它是主体存在的基础。符号所包含的预先确立了的语言和文化法则为主体在早期经验中得以塑造提供了界限和标准,但这同时也阉割了主体,使其处于一种永远无法恢复的分裂状态,使其永远无法把想象中的自我认同、不断干扰自我认同的真实以及符号法则的要求这三者联系起来。

潜意识(unconscious)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潜意识本来是指从有意识的头脑中被排挤出去的东西的储藏室,只有通过间接的途径如做梦、生病和口误才能显示出来。后来在他的超我、自我和本我的理论体系中,弗洛伊德把潜意识放在了“我”的所有这三个方面之中了。拉康认

为,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语言能指符号的产生。这些能指符号不仅促成了潜意识的产生,而且还像建构语言一样建构了潜意识。拉康对此有一句名言:“潜意识具有与语言一样的结构。”他把这叫做是能指对主体的作用,被压抑了的能指以潜意识的形式返了回来。由于能指对主体的这种作用就像是从能指从外部施加在主体身上一样,所以“潜意识是他者的话语”。

其他常见概念 及翻译

aggressive	欺凌性
drive	欲望驱动
gaze	凝视
jouissance	性欲满足
look	观看
masquerade	面具
mirror phase	镜像期
panoptic gaze	全方位敞视监控
penis	阴茎
phallic function	阳具功效
sex	性别
sexuality	性

sexuation	性身份定位
subject	主体
symbolic	符号(象征)
unconsciousness	潜意识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